

現代文藝叢書

# 生路

著 珠 珍 賽  
譯 玢 王 · 雲 述



現代出版社

12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通過



生 路

BC3

\$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售價 0.20



# 生 活

生活





路 生

12W/T20/0006 3

社 版 出 代 現

著 者 人 賽 珍 珠

譯 者 述 雲 · 王 玢

發 行 人 現 代 出 版 社

上 海 馬 當 路 一 七 七 號

總 經 售 東 方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電 話 八 一 八 〇 四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八 月 初 版

· 不 准 翻 印 ·

古老的中國的景色是粗野而貧瘠的。幾世紀的風雨的剝蝕，羣山都變成了巖石的骨架。在冷酷的藍天下顯着沙黃的顏色。它們的影子，形成方塊及三角形，躺在陡坡上。郎納德·法威爾正駕着車駛過空谷中的破壞過的城市，那城市便是無聲的戲劇的焦點。

「那全不是真實的，」他想；「一切都死去了。」

但是從那一天起，從一年多以前的那天起，生和死對他已經是一樣的了。

他記得葛萊詩是怎樣走進他所誇耀的那間小而新的辦公室來的。那間房和主任醫生的辦公室之間只隔一間窄狹的廳堂，他的最初的恐懼就是害怕哈定斯醫生會聽到她……他記得當他看見她時，他所感到的強烈的憤怒，他甚至厭煩她的名字，好像葛萊詩也是

愚蠢的了。然而前一年的春天，現在想來好像是百十來年以前了，他覺得那個名字的光輝，歡愉的性質正合她的式——他真是個傻瓜。他以前從沒戀愛過——從來沒有，讓他仍舊說他從來沒有戀愛過吧。因為他對蘭妹所感到的一種絕望的欽慕，不能叫做愛。蘭妹是屬於太吉的。他現在明白了，不管他對葛萊詩有過怎樣的感情，那決不是愛。當一個人愛上一個女人的時候，他無須一逕原諒她的過失的，可是當他自己和葛萊詩在一起或者甚至當他想到她的時候，他所常作的正是那個。他必須原諒她的尖銳的聲音，她的過黃的頭髮，並且強使他自己相信她的那種難以置信的嬌小玲瓏。

他，一個牛津大學教授的獨子，對於女人們，毫無所知。他的母親是一個最害羞的女人，而牛津的女學生們也祇不過是學生——一個人從不把嬖們當作女人看的。可是在那年春天裏，他的體內作起痛來，他帶着憎惡的心情回顧他自己的過去，他想，事情就是那麼簡單，雖然他曾企圖把它弄得複雜一些。

也就是因為他想要把那事弄得複雜一些，所以當葛萊詩在那個晴朗溫和的六月的早

晨，走進他的辦公室，告訴他她有了小孩的時候，他才覺得無法忍受。他在驚慌與天真之中相信了她的話。他就沒想到那個孩子也許不是他的，他想着，酸辛地笑了。關於她，他知道得極少；實際上，他遇見她祇有短短的一個時間，他們是在一個酒館裏結識的。那時她正想使一個顯然喝酒過量的人送她回家。他幫她把那個人扶出酒館。不知道是怎麼一來，他就答應她今晚再見。「你的愛人不會反對麼？」他問。

「誰，亨利嗎？」葛萊詩笑了，好像那念頭是荒謬的。隨後她用一種挑鬥的尖聲補充說，「亨利·格林不是我的愛人。他不過是我的一個熟人而已。」

開頭就是那樣的。他又回想到辦公室那幕。那時他突然感到一種反感。他先前所認為對她的愛一絲也沒有了，而憎惡之感却湧上心頭。他默默地坐在那裏，瞪着放聲大哭的她。

「噢，我不能生孩子！」她號泣道，「我太小了。」她用她的纖細的手指量着她的



細腰。「你害了我了！」她做戲似地哭着，大而灰白的眼睛裏充滿了恐懼。

「住嘴，」他簡直不知道他說話的那種聲音就是他自己的。他站了起來，緊握着雙拳，俯視着她。「住嘴，住嘴，」他咕嚕着，直到她的號泣變成抽咽的時候。「今天晚上到這裏來，」他低聲說，「我自己來料理你。」

可是那天晚上，在那間靜寂的小手術室裏，當她剛用上迷藥時，有人轉動了門柄。他早就拉下了管制燈火的窗簾。這時他就靜立在那裏，等着那人走開。這扇門夜裏總是上鎖的，可是他仍舊從裏面上了門。隨後他聽見鎖孔中的鑰匙響，他知道那是哈定斯醫生。祇有他和哈定斯醫生才有這間屋的鑰匙。

「郎納德，讓我進來，」他聽見哈定斯醫生說。他知道拒絕是無用的。如若不讓他進來，那個老頭不會走的。他走去把門打開。

「進來，」他厲聲說，「這是急症——我不願麻煩你。」

「皮爾小姐哪裏去了？」哈定斯醫生問道，用眼睛瞟瞟房間。皮爾小姐是看護。

「我找不到她。」

但不到一時，老頭就猜到事實的真象了。他低頭望望睡着的姑娘，她的小臉顯得又痛苦又蒼白。隨後他抓住了迷藥面罩。「你一定是瘋了，」他叫道，「完全瘋了！」

郎納德坐了下去，用雙手遮起臉。他撒不好謊——他從沒學過撒謊。老醫生在屋裏悄悄地踱了一時。於是他說，「她不久就會甦醒過來。郎尼（郎納德之暱稱）到我的辦公室來。」

他並沒有再望葛萊詩一眼，便跟着哈定斯醫生走進主任醫師的辦公室。老頭小心地關上房門。

「坐下，」他一面在大寫字台後的椅子上坐下，一面輕輕地說。「讓我們來想想看，你應該怎樣辦。」他把兩手合在一起，指尖對着指尖，「就你的心臟的情形來說，他們不會讓你從軍的。」

一陣辛酸又湧上郎納德的心頭。如果不是爲了心臟的關係，他想，他已經加入軍

隊，就不會碰見葛萊詩了。其實他的心臟的情形並不嚴重，但剛好使他無法在戰地上工作。他們對他說他在後方更有用處。他搖了搖頭。

現在他相信，他的失敗的自覺，從前會削弱過他的能力；於是由於一霎那的出奇的理解力，他看出，這種失敗的自覺，不管是怎樣間接地的，造成了他的情緒上的不安並且使他陷入這個糾紛。隨後，他苦苦地反省目前他對於國家或任何的人，連他自己也在內，到底還有什麼價值？

哈定斯醫生站了起來，雙手放在背後的外衣角下方，眼睛瞅着管制燈火的窗幕。「那是很清楚的，」他說。「你不能留在這裏，那個姑娘——」他出了一副嫌惡的怪相。「那個姑娘會把你弄得身敗名裂的。」突然他轉過身來面對着這位年青人。「如果你將就下去，那你就更糟。她會任意擺佈你。而你也不是那種能以扯皮的人，並不是說這事於你不利。你會聽說過敲詐嗎？」這時老醫生的聲音變得粗厲了。「你的生活會弄得很悲慘的。就目前的情形來說，你的處境可不太好，不過，」他繼續說，話說得更輕柔了，

「我想我們可以想出辦法。」

郎納德瞪着他，想說些什麼，可是哈定斯醫生舉起他的手。

「我知道那個姑娘。我知道她的家庭。我知道他們會把像你這樣的人置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境地的。那就是說，若果你在此地呆下去，他們會強迫你和她結婚。」他又出了一副嫌惡的怪相。「所以你必须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如果你走了，很可能的 she 會選到別的什麼人。但是如果你不走……」哈定斯同情地望着這位年青人。「郎納德，我會辦的。我答應你……你爲什麼不到紅十字會裏去報名，到遠方去幹點什麼工作？使你能夠立刻擺脫這一切——比如說中國吧？」

郎納德沉默了許久，隨後他嘆聲地說，「可是我不能把一切的事情留給你，一走了之。我——」

「我會想辦法的，」哈定斯醫生說。「我會想出個辦法的。我希望你乘夜車到倫敦

去。你可以從那裏寫信回來通知你的父母。這年頭很多人這麼幹的。」哈定斯醫生伸出了他的手。「祝你順利，郎尼。」

他站起來，眼裏噙着眼淚，咕嚕了幾句道謝的話。兩週之後，他被紅十字會派到中國來了，但却不是作為一名醫生。他不願意任何人知道他是醫生。他報名充當了一名卡車駕駛員……

這時他把他的舊卡車，吱吱啞啞地停在這個殘破的城市的大街上。他是到南方運藥的。醫院重缺藥，缺得很厲害。可是他却空着手回來了，於是他又一度感到了那種熟知的失敗的恐懼。

他有時覺得，他的生命中的主要的發條已經斷了。那是那天晚上，在哈定斯的辦公室裏，當他知道他的事業已經完結的時候斷的。

他心灰意懶地，東張西望地看着街道。是的，這個城市今天又被炸了。新的廢墟堵塞了街頭。如果日本鬼子的轟擊技術更好一些的話，他們就會炸中醫院。他咬着嘴唇。

這種情形使他更不好意思向太吉承認失敗，因為他曾發過誓說他不會失敗的。

他從沒看過這個中國城市的完整的面目。一年前，當他運送第一車藥品來到此地的時候，這城的四分之三已經成爲一堆堆的斷磚碎瓦了。從那時起，它遭遇了百來次的轟炸，黏土燒成的磚，一天天地消化在泥土中。現在深沉的寂靜籠罩着街道。人們和往常一樣，躲在土山的窖洞裏。

可是他已經習慣於這種寂靜，習慣於這種一霎時就空落了的街道。這便是帶有戲劇意味的風景中的一種戲劇性，就是在這個城市中，有時一連幾個鐘頭聽不見人聲，甚至聽不見狗叫。他爬下卡車。車門，像連在車身上的每件東西一樣，早就脫落了。他搖晃了一下身子，一陣黃色的灰塵，如同清冷的陽光中的輕煙，從他的衣裳上飛起。他從他的英格蘭的父親和愛爾蘭的母親那裏承受了黑的皮色。他的眼睛和他父親的眼睛一樣，是煙黃色的。可是塵土在他的皮膚上加了一層淡黃色，又使他的頭髮變成了淺褐色。他吐出了一口塵土，把帽子歪戴在右眼角上，使他自己憑添一點英武的氣概，隨後就大踏

步走進一所孤立在廢墟中的房屋裏去了。

屋內一個嚴肅的中國青年坐在桌前，往一本簿子上登記名字。他用一支毛筆，把普通士兵的張、王、李、趙等姓名，端端正正地記了下來。

「哈囉，單，」郎納德說。

那位中國青年把毛筆放在硯台邊邊上。「法威爾先生！」他高興地說。他的一張清瘦的學生面孔閃耀着笑色，而他的一雙愉快的圓眼也在眼鏡後面發光。「你帶了麻醉劑來了！」

郎納德搖搖頭。「沒辦法，」他簡截地說。「太吉呢？」

他總是先問太吉。如果一年以前，有人對他說他會對一個印度外科醫生比對任何別的人都更親近一些，他會笑着不相信的。

「郝克沙醫生這時正在開刀哩，」單回答說。光彩從他的臉上消逝了。「他會失竄

的，」他鄭重地說。「我們今天被炸了。醫院裏到處都是呻吟痛苦。現在——沒有希望了。」

「抱歉得很，」郎納德喃喃地說。他覺得他的無能簡直是罪惡。他穿過屋子，輕輕地打開一扇門，他知道他會看見什麼。空洞的屋子裏，太吉穿着一件破舊而乾淨的外科醫生的外衣，正站在一張臨時的手術桌前工作呢。他的額角上繫着一面返光鏡，把從對面窗子上透進的陽光，反射進一個緊閉雙眼，咬緊牙關輪着的中國青年兵士的割開了的肚皮裏。太吉的清秀的黑色臉龐冒着汗。他的瘦黑的手敏捷地動作着。蘭妹站在他身旁，一隻手端着一個盛着工具的托盤。她的視線接觸到了郎納德的，笑了，但她却没有動。

即使她是注意到了他眼中的愛慕，她也不會作過一點表示。他常常懷疑她是不是知道他對她所感到溫情，那種溫情，他知道，和他先前對葛萊詩所感到的那種迷戀同樣地癡愚。可是她和葛萊詩完全相反。平滑的黑髮，秀長的黑眼睛，輪廓長得美極了的一張



面孔，聲音和體態的輕盈，溫靜，沉默——一個女人身上有這些美點，如何能叫人不愛！不過他並沒有讓他的傻念頭逃出他的頭腦。她——從血，肉以至美——都是屬於他的好友太吉的。而且，她是個中國人。但是他瞅着她，她把太吉用過了的工具接過來，投入木炭鉢上燒開水的錫盒裏的每一動作，在他看來，都是美的。

「我回來了，太吉，」他終於低聲說。

太吉並沒抬頭。他用流利的地道的英語說，「我馬上就可以用麻醉劑了。」

「我沒弄到，」郎納德說。

太吉的臉顫抖了一下。他並沒有把工作的速度放鬆一秒鐘，可是他把嘴唇緊抿成一條線。

「要我走嗎？」郎納德問道。

「莫走，我就快完了，」太吉回答說，於是郎納德等着。

也生視着太吉。又經過了一時的敏捷的手術，太吉便開始移去吸血的紗布捲子，默

默地數了數，隨後就開始縫傷口。郎納德仍舊站在那裏看着。血，爛肉和痛苦變成了他徘徊在生死之間的那段似真非真的生活的一部，而他也竟能帶着客觀的鑒賞態度注視着這可欽佩的一對，一個不願大聲喊痛的中國士兵和一個手術精妙的印度外科醫生。

「你爲什麼到中國來呢？」他一次問太吉說。

「因爲這裏有這麼勇敢的人們，」太吉回答說。

「我的媽喲，」這時那個兵士聲氣微弱地喘吁吁地說。

「在我給你包紮傷口的時候，你一定能忍得住的，」太吉平靜地對他說。「你一向是很勇敢的，」他找補說。

那個兵士沒有回答。他繼續躺在那裏，大睜着痛苦的眼睛，瞅着天花板。

又過了一時，太吉轉身對蘭妹說，「現在可以把這個人抬走了，」他說。她走到門口，叫了一聲，於是兩個看護兵走了進來，抬起那當作担架用的桌面。她隨着他們走到門口。當她走過郎納德身邊時她微笑了。

「你這個報壞信的人，來跟我們吃午飯，」她低聲說。

他點點頭，也回報她以微笑。他竭力抑制自己，使得那微笑不顯得太尷尬。她是那麼美。當她靠近他的時候，他能看見她的凝脂似的滑膩的肌膚，並且能聞到她的頭髮上的茉莉花香。她走動的時候有種舞台上的婀娜多姿，因為她從前作過女演員。六個月前，當她隨着一批年輕的劇人從北平來給山地游擊隊表演熱情的愛國戲劇的時候，太吉就和她發生了戀愛。不到三天他們就結了婚，他們的婚姻給每一個認識他們的人平添了一段風流佳話——自然也使太吉吃驚。他在公共場合上對她裝出一副嚴肅的面孔，但她却嬉皮笑臉地加以嘲弄。郎納德則覺得她的這種嬌憨又誘惑又迷人。

她把中間的門簾放了下來，於是他轉過身看見太吉這時正在小心翼翼地洗手，他把瓦壺裏的水倒入一隻瓦鉢裏。凡是這種器皿都是用當地的泥土造的，燒成暗褐的顏色，粗粗地搗上一層釉子。

……太吉察看一下他的右手，一道鮮紅的血液過手掌。

「你割破了手！」郎納德喊道。……

「沒有什麼。」太吉平靜地說。他並沒有設法去停止那流過他的細長的手腕和半裸的手臂的血。襯在滑淨的暗色的皮膚上，血是殷血的。

「你讓血流得很隨便哩，」郎納德說。

「放點血也好，」太吉神色自若地說。「那個兵士患了敗血症。我想等着迷藥，可是爲救他的命，就沒法再等下去。」

「你沒帶手套，」郎納德說。

「十天以前，我把最後的一付也戴破了，」太吉回答說。他拿起一個黃色的小瓶，把當地釀的乾酒滴了一點到創口裏。隨後他又拿了一塊紗布貼在手掌上，黏了起來。「來，」他說：「是我們吃飯的時候了。」

他脫下他的醫生外衣。裏面是一件破舊的，不可名狀的制服，灰色棉布做的，當胸

開叉，無襟。那就是中國普通兵士所穿的服裝。他把左臂搭在郎納德的肩頭上，兩人一同走了出去。

「林丹的人三天之前打死了千來個日本人，」太吉說。「這是送傷兵來的駝背說的。」

「我在回來的路上也聽見傳說，」郎納德答道。

他們祇聽說過林丹却從沒看見過他，這點也是他們生活當中似真非真的一部。那個游擊隊的首領深居在荒山上，從他的祕密的據點上指揮領區中的民兵。傳說和事實交纏在他的身上。別人說他在外國大學裏得過學位，可以隨便說任何一種外國語言，有七尺高，有一個俄國太太，每隻手上都多生一個大拇指。聽見這些話的時候，郎納德會說過，「生兩個大拇指我倒可以相信。」不過信與不信，林丹在最近兩個月裏，把敵人擊退了一百多英里。

.....

他們在廢墟中的小道上默默地走了幾步。

「太吉，我真抱歉。」郎納德終於說了。「我知道——至少知道一點——沒有藥品而又必須施行手術是個什麼味道。當然，總得想個辦法——可是想什麼辦法呢？」

「不管怎樣，我們一定是打勝了，因為他們炸得那麼勤，」太吉說。

他們穿過一個殘破的小天井，走進一個沒有門的門道。裏面，蘭妹穿着一件乾乾淨淨的褪了色的藍棉袍，正在桌上擺碗筷。她的滿紅的嘴撇了起來。

「我知道你今天會來，」她對郎納德說。「一個老太婆今天早晨從鄉下揣了幾個雞蛋來，因而我就說，『上帝又給郎納德作準備了。』上帝慣壞了你，郎納德。我看見了好多次了，你不在的時候，我們一吃幾個星期的小米和白菜，隨後突然之間有人捉了一條魚，送給太吉作酬謝，於是我心裏說，『啊，郎納德要來了。今天上帝給我們送了一條魚來。』天還沒黑，你果不就到了！」

皮。  
郎納德對她笑了，吸飲着她的美麗。當她打趣他的時候，她的黑眼睛中閃耀着頑

.....  
「趕快洗手，」蘭妹命令說。「雞蛋已經作好了。朋友們，先把它們吃完了再說。」  
她把一隻銅壺裏的熱水倒入一個錫盆裏，同時又遞了一條乾淨手巾給郎納德。就在  
那時她看到了太吉的傷手。

「太吉！」她叫道。「你怎麼搞的？」

「我把手割破了一點，」他不大願意地說。

「什麼時候割的？我並沒看見呀。」

「我猜想——我想是在郎納德說沒有麻醉劑的時候割的。我早就指望着迷藥了，」  
他勉強地說。

她用雙手抓住他的手，輕輕地握住，揭起紗布，「割得很厲害咧，」她驚喊道。「

割得很深。你應該停下工作，把手浸在藥水裏。」

「我連一秒鐘都停不得，」他回答說，「我得讓那個人活下去呀。」

郎納德注視着他們，他們的相親相愛使他感到溫暖。太吉假裝冷淡，可是他俯視蘭妹的眼光裏充滿了憐愛，而她的仰望的眼光裏也洋溢着熱情。

「沒有你，我活不下去，」她低聲說。

太吉用他的左掌輕輕地觸觸她的臉蛋。

郎納德掉過頭去。他感到一陣難堪的寂寞。爲了要掩飾他的情感，他粗聲地說。「不要顧忌我。」

「我們並不顧忌你，」太吉說，笑了。雖然如此，他們還是分開，蘭妹又忙着弄吃的去了。

「坐下，」她下令了。「你，郎納德，坐這裏——太吉坐那裏。我就坐在火爐旁



邊。現在可別談話，等雞蛋吃下肚去再談——太吉吃一個，郎納德吃一個。」

「喂，你的呢？」郎納德問道。

蘭妹做了一個鬼臉。「我最恨雞蛋了，」她說，檢着白菜吃。「真的，我恨透了雞蛋。」

「撒謊！」郎納德說，笑了。

「吃吧！」她命令說。「吃——不許多說話！東西都冷了。」

可是太吉拿起瓷調羹，把浮在他的飯碗中菜湯裏的煮蛋夾開一塊，送到她的嘴邊。

「我命令你吃下！」他堅決地說。

她緊閉着兩片紅唇，隨後突然張開，吞下了雞蛋，他們都跟着她笑了。

這個空虛的中國城市，這所被炸的建築物，這間空落落的屋子，郎納德想，就在這兒，他現在才覺得有點生氣和自在。牆上的窗戶已經被炸掉了，他們坐在從牆洞裏照進來的明朗的太陽光下，於是，雲那之間，他不再是駕着一輛破卡車，走在廢墟之間的荒

涼山道上的——個汽車夫了。

「我餓了，」他說。

「我也餓了，」蘭妹說。

那個吃苦耐勞的太吉祇是笑。他不承認餓，可是他接受了蘭妹第二次添在他碗裏的菜湯。他們是年青的同時也是饑餓的，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有時也會暫時地忘却那種艱苦的工作。所以有時在郎納德看來，在這種荒漠而又荒誕的生活中他和太吉會共同愛着這個美麗的女人也並不是毫無道理的了。

但是太吉忘不掉他和死生相搏的工作，死和生距離他同樣近。……

「在你未來之前，北平的藥品是很多的，」太吉接着說。「偷運，當然也不容易，但尙能運。敵人可以買通。而且總有游擊隊幫你忙的。祇要我們和駝子說一聲就行了。」

「是的，」郎納德懷疑地說。他突然害怕離開這闌天堂般的小屋去作這種旅行了。這種旅行一定會艱難得出奇而又危險到萬分的。

蘭妹放下她的筷子，注視着他們的面孔。這時她說：「太吉，你隨隨便便地要求郎納德去冒險。」

「沒有關係，」郎納德插嘴說。關於他現在生活上的事，他早就學着撒謊了。他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我一動手一動脚都有人侍候着。」固然，他的勤務員花理是侍候他的。如果他倒斃在一個不知名的中國鄉村裏，或者被槍殺在山坡上，原沒多大關係。倒結束了他的隱秘的生活。

太吉的沮喪的眼光更黯澹了。「郎納德明白我自己所不願做的事，我絕不要求他作。」他回答說。他站起來，抬着他的有點僵硬的傷手。

「我得回去工作，」他說。「天黑以前，還有七個人要開刀哩。」

「你的手呢？」郎納德問。

「別管它，」太吉回答說。

蘭妹正忙着收拾桌上的碟子。她用銅壺裏的熱水把它們刷淨，然後放在爐邊上烘乾。

太吉走出房去的時候，蘭妹也隨在他身邊。直走到天井院裏時，她的手都是挽着他的臂的。可是天井院裏現在滿是傷兵，都注視着他們，於是像一個應該尊敬丈夫的中國妻子樣，她便落了後。走在太吉身邊的郎納德朝她望望，她向他頑皮地擺擺手。太吉轉過頭來，臉上露出一個表示告辭的笑容，走進屋去，蘭妹也跟了進去。

郎納德回想着往事，嘆了一口氣，呆立了一會兒，懷喪地把手插到頭髮裏，竟忘記了置身在何處。「對不住，」他自言自語地說。

這時太吉和蘭妹已經走開。他突然感到疲倦。他曾連天帶夜地開了三天半的車，於是把兩手插在衣袋裏，他慢慢地走回到大街上。他的那輛破舊卡車仍停在那裏，在西北

的刺人的太陽光下顯得更狼狽了。他發動了引擎跳上車子。排擋不中用了，引擎一開動，車子就開始移動，所以他常常得跑着趕上去。

他開足馬力，沿着空虛的街道，向幾節地以外的一所孤立的小屋駛去。每次旅行回來，他和花理就住在那裏，雖然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從不知道那所小屋是不是還存在。他踏住煞車，卡車便顛巍巍地停在門口。他推開當作門簾用的，掛在門口的一條沒有緣邊的灰色棉布，走了進去。屋裏光禿禿的——一張床，一張桌子，兩張凳子。躬着身子躺在床上睡熟了的，就是他的助手花理。那麼，那傢伙回來了。可是他的車子呢？

花理在他進門時動了動，坐起來，打個哈欠，隨後跟踉蹌跄地站起來。

「你的車子呢？」郎納德問。

「在我們最後經過的那個小鎮裏，那個狗禽的鐵匠非要兩天才能把它修好。」花理回答說，他的兩隻圓眼睛裏充滿了睡意。「所以我就走路來了，一點鐘之前才到。」

花理柔若無骨似的，又倒在簾墊上去了，同時郎納德也解開了他的鞋帶，就在架在兩條長凳上的木板上，他的床上躺下。他渾身酸痛。高原上的乾燥空氣，像酒一樣，一天又一天地支持着他，直到一個時候他感到病似的疲乏。今天晚上那種疲乏更來得厲害，因為他沒有完成他的任務……

花理輕輕地搖晃着他的手臂，把他叫醒了。他睜開眼睛，暈頭暈腦地，祇看見俯在他頭上的一張麻臉。

「赫克沙醫生，」花理在說。「赫克沙醫生，赫克沙醫生——」

「太吉嗎？」郎納德立刻醒來。

「他的女人要見你，快快，」花理說。

他跳下床。摸索他的鞋子。花理則跪在地上，到床下面去搜索，找到了，替他穿上。「她說快快來，」他重複說。

郎納德急忙跑出門。他睡了好久呢？太陽光已經讓位給清明淨的月光。死寂的城

躺在月光下，就像由黃泥塑成的什麼東西。淡白色的遠山，疏落峭拔地聳峙在遠天上。「那些山就像在夢境中似的，」這時他想，一面瞟着，一面沿着街，向閃爍在醫院門前的菜油燈光跑去。

蘭妹在門口遇見了他。她把手放在嘴唇上。「噓，」她說。「太吉剛睡着。你到哪裏去了？」

「死睡哩，」他說。「你爲什麼不早找我呢？」

「我找了的！」她喊道。「幾個鐘頭之前我就把花理找來，告訴他——」

「那個流氓！他沒叫醒我。」

「啊，他說你到鄉下什麼部隊裏去了，早晨才能回來哩。」

「等我見了他再說，」郎納德說。「不過太吉呢？」

「啊，郎納德，他的手啊！他動了一下午的手術，而他的手一直在腫。他很痛苦。」

我知道他在發高熱，可是不讓我驗他的體溫。現在林丹又送了信來說，敵人正由東南

順邊裏推進。」

「花理叫醒我想必就是爲了這事，」郎納德憤怒地說。「他們就祇注意林丹。」

他跟着她走進一間小房，那就是太吉的寢室。自從太吉結婚之後，他就不好意思進去，但是在早先，當他和太吉同住在此地時，他們是同住這間房子的。現在他低下頭從矮門裏輕輕地走了進去。

太吉睡在床上，那床和他自己的木板床一樣，不過蘭妹用棉花做了一床褥子，被單也很乾淨。床旁邊的地板上，蹲了一個小人，祇有八歲的孩子大，背上駝着一個極大的肉峯。郎納德對他點點頭，但他既不動彈，又不說話，祇用他的大而憂鬱的眼睛盯着走向床邊的郎納德。

太吉閉着眼睛躺在那裏，頭枕在一個白色的枕頭上，他的脹腫的手這時已經包紮起來了，僵直地伸在身旁。郎納德能夠看出他的俊美的隆起的額頭上正在發着高熱。兩片年輕的倔強的嘴唇非常之紅，黑色的皮膚下有一層紅暈。郎納德把手貼在太吉的顴角



上，覺得熱辣辣的。

這時太吉費力地睜開眼，向上望了望。「郎納德嗎？」他模模糊糊地喃喃說。

「太吉，你覺得怎麼樣？」郎納德輕輕地問道。

「不好過，」太吉有氣無力地說，「不大好過——郎納德呀？」

「哼，老朋友？」郎納德回答說。

太吉的沉重的眼皮又垂下了。「林丹——駝子說林丹——告訴我——把傷兵們——

預備好——一支敵兵向我我——進撲——必須擊退——給我弄藥——郎納德。」

他給太吉的滯澀的語音嚇住了。「我一定弄，太吉，我一定弄！」他答應了。

但是他却聽不見。他又陷入一種昏睡中。

「啊，郎納德！」崗妹的聲音因為焦急顯得非常之尖。「你認為他病得很厲害嗎？」

「是的，」郎納德說。「很厲害。他應該服點鹼性劑。」

「可是我們沒有鹼性劑，郎納德——什麼都沒有。啊，來看看我們還有些什麼藥！」

她拖着他的袖子，於是他們穿過天井，走向那間小藥房。架子上確實是空着的。伊卜卡克，幾瓶漱口藥水，幾瓶霍亂血清，兩盒奎寧，幾盒空殼的糖衣——沒有太吉可以吃的藥。

「啊，郎納德！」蘭妹緊抓住他的膀子。他站在那裏，瞅着太吉心愛的那隻小手。

「即使我到北平去，」他腹聲說。帶着一種自覺犯罪似的溫柔，看着那雙手。「我也趕不及回來救他了。」

手從他的臂上滑下來，他覺得這樣倒好。因為他的想像跑到了現實的前面，他看見蘭妹寂寞而又悲哀，急於需要安慰。他討厭他自己的思想。「但是我一定去，」他果決地說。「我一定去並且儘可能地趕快回來。」

她轉過頭去。「如果像那樣——你最好還是留下——幫助我救下他的性命，」她猶

豫地說。

她衝出房，跑回到太吉那裏，他慢慢地跟在後面。蘭妹正俯身在太吉身上，撫摸着他的發燒的前額。駝子坐着一動不動，張着大眼注視着她。

郎納德進來時，她抬起頭。「你是個醫生，」她靜靜地說。「你以為你能隱瞞得住嗎？你不以為許許多多的小事都會洩露你的祕密嗎？你為什麼不想叫人知道，我不明白。——不過，」——她的聲音提高了，變成了一種拚命的，悽慘的哭喊。——「你現在不能否認吧！你一定要搭救他！」在郎納德瞪目不知所對的時候，她又繼續說，「你為什麼不想點辦法呢？你為什麼不想點辦法救救他呢？那不儘是藥品的問題；我親自聽見太吉這麼說過的。醫生是有辦法可想的。」

他又木然地瞪了一時，他覺悟到他們早就知道，但他們從來沒有盤問過他的動機和懷疑過他的誠實，因而他感到非常謙卑。可是她的請求又好像是一種挑撥，他覺得他的信心昂揚起來。他覺得，這些月來他第一次覺得，好像他畢竟是重要的，是有用的。

「我盡力治，」他安靜地說，捲起他的袖子。「把鍋裏的水全燒熱。蘭妹，給我幾張被單，再找個人幫你忙。」

她以輕快而無聲的脚步，飛也似的，衝出了房去，郎納德抬起了太吉的臂膀。這時臂膀已從手掌腫到肩頭，綳帶勒進了紫色的肌肉。他輕輕地解開了綳帶，爲了顧忌手，先從肩頭解起，可是太吉在昏迷之中仍舊呻吟着轉動着。

蹲在屋角裏的駝子沈重地歎着氣，郎納德聽見聲音，抬頭望了望，因爲他把那個小人給忘了。

隨後他又非常吃力地回到工作上來。幾個月來他沒摸過一個病人，但是他發現他熟悉他的工作，他的手指頭迅速而準確地移動着。這就是他的工作。於是他想到，在這個偏僻而荒涼的城市中，在他刻意要遺忘一切時，他是醫生這件事實還是很明顯的，而且這件事實給他的動作增加了活力和技巧，給他的復活的精神也增加了一種清新的力量。

臂膀現在是赤裸的了，而且從綳帶裏解放之後，在他看來，好像突然間更腫脹了些。幸好太吉已經不省人事。郎納德望望門口，他看見蘭妹和花理把鐵鍋放在木板上抬着走過天井來。他趕忙走出去，接過她的那一頭。

「走運，」她喘着氣說，「醫院裏正預備做晚飯。我從火爐上把鍋子拿了來——水是開的。這是被單子——我來撕它們。」

她走在前面，及至一眼看見太吉的赤裸的臂膀，她的眼睛張大了，充滿了眼淚。可是不願眼淚流下來。「來！」她喊道。「郎納德，快來！」

他們住手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花理提了一桶一桶的開水來補充鍋裏的。蘭妹和郎納德的手都燙傷了。可是那對太吉又中什麼用呢。夜裏兩點鐘他們就曉得已經太遲了。但是他們繼續診治。一切都來不及了。好像是要說服他們似的，太吉親口告訴了他們。快到四點鐘時，他睜開了眼睛，清醒地望着他們兩個。

「你們——是在白糟場時間，」他喃喃地說，「郎納德，去吧——」

「我不能去，」郎納德說。「別要我那麼作。我一定要看着你好清楚。」  
「蘭妹——她能看護我，」太吉低聲說。「不要浪費時間了。你答應過我們——藥品。」

突然間他抬起身來，向郎納德大叫道：「我告訴你——絕不許敵人——前進——幾個傷兵！」

蘭妹嚇得尖聲叫喊起來。「啊，太吉！啊，太吉！」

駝子蹲在地板上喃喃地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一定要去，郎納德。」太吉十分費力地說。「一切都依靠着你哩！」

郎納德從床畔後退了一步。「好吧，太吉，」他說。「我去。」

「你答應啦？」太吉追問道。他的眼光含了無限痛苦，但很清醒。

「我答應，」郎納德簡單地說了，隨後很快地走出房去。

兩個鐘頭以後，郎納德和花理坐在那輛舊卡車上，向東往北平開去。當然他知道太

吉這時一定死去。他體驗到一種懷喪，因為他沒有早一點被招呼去，然而他知道，對於他的朋友，死是最仁慈的一條出路。截去手臂也許會救下他的性命，然而那也就結束了他的工作。他曉得蘭妹也明白這一點。他沒有再見到她的面。他想起她站在太吉的身旁，而她又好像離他非常之遠。他本能地知道她會懷念着太吉的愛，生活下去，繼續他未了的工作。他懷疑任何別的男人是否仍能引起她的關切。

他考慮過他自己的情形。他穿的是太吉的衣裳。這是花理的主意。當他告訴花理說他們要到北平去的時候，那個雖然熬了夜，但仍舊精神勃勃的中國人，只遲頓了一下，立刻便說。「可是鬼子見了白人就殺，他們會殺死你的。」

郎納德聽見這話聳了聳肩。花理向他楞瞅了一會兒。「你和赫克沙醫生高差不多，」他說，「你能穿他的衣服，他的箱子裏有印度衣裳，他初來時穿的，我去拿去。我還能找到黑油膏，把你的皮膚塗黑。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你是一個印度商人。鬼子們不

親印度人。他們在征服印度之前還想假裝是印度人的朋友。如果你是一個印度人，他們會讓你進城的。」

在郎納德給卡車上油的時候，花理把太吉的衣服拿了來，於是他就穿上衣服。穿的時候，他覺得太吉的精神感動了他。幾個月奔波中，他所不曾感到過的那種果決強悍的情緒，這時湧上心頭。「我相信我能辦得到，」他鎮定地想，那種鎮定連他自己也吃驚了……

花理開着車，哼哼着歌，老卡車一抽一搐地走着。

「當心點，花理，」他說。「我們要趕長路哩。」

「不打緊，」花理歡歡樂樂地說。「這個老烏龜熟習我，我也熟習它。還有，駝子也知道我們的行蹤。我們沒動身時我就跟他說了。我們要來的消息早就傳到前面去了。如果這個老烏龜死在路上，那時自然會有人來幫忙的。」



令人難以相信的就是這種沉寂的曠野裏竟會到處埋伏着人。他們沿着一條平坦的河床，穿過礮塌的田地邊的荒村走去。連綿的羣山和湛藍的天空同樣地缺少生氣。可是就在這顆空虛之中，幾分鐘以前突然出現了一個身穿藍衣的農人，把口令傳給他們。

「天下，」他說。

「天下，」花理回答說。

午夜來了，又過了去。郎納德猜想大約早晨兩點鐘的時候，有兩個人影子從一棵樹蔭裏跳了出來。他們毫不在乎地跳到卡車前面。

「喂喂！」他們大喊道。

花理收住車，車子吱吱地叫了一下。

「到哪裏去？」他們厲聲說。「我們是狼家弟兄的人。你們怕死不怕死？等死吧，你們這些過路的？」

花理從車子裏探出頭來。「你們忘記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天下！」他叫道。

那兩個人在月光下裂裂嘴笑了。「出來吧，」年長的一個說。「車子在候着哩！這  
個三英里路我們送你們走。」

「可是卡車呢？」花理忙問道。一輛汽車可是一件寶貝。

「丟下好了。」年輕的一個說。「等你們轉來時，再交給你們。」他喊了一聲，於是從棗樹背後轉出一輛騾車，他們倆爬了進去。

曠野向四方伸展開去。頭頂上的星星向下方窺視，廣大的天空壓得很低。坐在騾車邊上，搭拉着腿，郎納德想到了未來的冒險。到處都是死一般的寂靜，誰都不允許去打破它。一次花理說了話，他們把他罵了一頓，又一次郎納德在乾燥而多灰的空氣裏咳嗽了一下，他們又罵了一通。

天快亮時他們停下了。「現在走走吧，」年長的說。「向東走四里，你們就會走到一座小破廟。趕快進去，因為你們已經進入敵區。你們躲在廟裏，躲到晚上。口令是『弟兄』。」

「我來開錢。」郎納德說，同時伸手去摸錢包。可是他們搖搖頭。「弟兄們！」年長的低聲說，於是他們迅速地走入黑夜裏……

兩天以後，花理和郎納德到達了北平近郊。破舊的公共汽車，仍舊在這最後一站和城市之間行駛着，一搖一晃地慢慢爬行。下了三天的雨已經把路上的塵土變成了老深的泥淖。公共汽車裏擠滿了旅客們。若在自由的國家裏，人們一定會又講又笑，熱熱鬧鬧的。他們會磕着瓜子和花生。可是在這裏，每個人都嚴肅地，甚至陰鬱地各守原位，雙手握着放在膝蓋上的，緊緊繫着的小包袱。

郎納德也帶着他自己的包袱。裏面是一套換洗衣服——那是太吉的，跟他身上穿的一模一樣，以防備搜查。花理真夠機伶的，他從太吉的箱子裏拿出他多餘的衣服，包成這樣一個小包祇帶着。裏面還有一只裝着幾枚銅元的破皮夾子，牙刷，和一條多餘的頭巾——這些東西都是準備拿來混過敵人眼目的。但在他左腳的鞋底裏，皮底和襯皮之間，藏着兩張一千元的美鈔，是預備買藥用的。美國錢在中國很少見，但是他們却弄到

了一點。那是頗費心機才弄到的。

他微跛地輕輕留意着那隻左腳。他們在敵人防線後邊，鄉下的游擊隊據點之間，走了許多哩路，他的鞋子都走破了。這時花理在他旁邊打盹。

公共汽車搖晃着到了一個剝蝕了的車站，他抬眼朝外看，古舊的西直門就在眼前。「下車嘍！」司機向乘客們高聲叫。他是個獨臂的年青人，祇用一隻熟練的右手開車。他們都勉強起身去見那個粗暴的日本兵，他正等着他們。

花理突然機警起來，極力假裝打哈欠。「我們夾在當中走，」郎納德對花理說。「崗兵在檢查過許多人以後，會馬虎些。」

「你真聰明，」花理用手遮着嘴對郎納德咕啣道。

人們一個一個地打崗兵面前過去，郎納德夾在行列中間向四面好奇地瞧着。

這就是北平。他聽說過它，在書本上讀過它，而現在却在這兒看見被奴役了的它。

天空是夏季的深藍色，城門樓上的琉璃瓦也和天空一樣的藍。長在古老的城牆縫裏的樹

和野生植物是碧綠而鮮明的。在大城門洞裏，人們沉默地來去，他們都隱蔽着目光，埋藏着面孔。他們是被侵佔的城市中的居民。不能比這再真實的了：他們都是在做着一個巨大而古舊的舞台上的木偶。他們都在扮演一個角色，他想，他也在扮演一個角色。

他發現他自己也隱蔽着目光，埋藏着面孔。在耀眼的陽光下，他忽然神經過敏地意識到他的偽裝。現在輪到他了。他站在崗兵面前，手裏緊捏着小包袱，心裏急劇地跳着。崗兵懷疑他麼？他試圖裝做鎮定，他覺得汗從汗毛管裏冒了出來。

這時，恰好他身後的花理大聲叫起來：「我給人扒了！哎呀我的媽呀，我的錢全不見了！」他扯下繫在腰裏的布縉（那就是他的腰帶）亂找，並猛力把它抖開。於是他毫不躊躇地把他背後一個莊稼人一交摔倒，並用拳頭揍他。「還我的錢，你媽的！給我的錢，你個王八旦！」

崗兵跳上去用短棍給了花理肩上幾下子，直到他叫起來才住手。莊稼人極力爭辯他的無辜，說那是他自己的七塊錢。

「七塊！」花理尖叫着。「我知道你祇有兩塊，我們剛才來的時候，我還有五塊錢的。」

乘客們吵吵嚷嚷地拉開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從不相識，崗兵草率地放過了所有的人，替花理和莊稼人平分了那七塊錢，並從兩方面各取一塊錢作報酬。於是，所有的人馬上都進了城走在大街上了。離開崗警以後，莊稼人抓住花理講理，花理眯着牙笑，伸手從腰帶裏掏出錢來還他。

「我自自有道理，」他對莊稼人說。莊稼人給弄得莫名其妙，祇好站着愣瞧了一會兒。隨後他看見過路的人都用奇異的目光看他，於是，他把錢放進口袋裏，走他的路去了。他知道在這種盤推年頭，在大街上受日本人的注意，不是件好事。

郎納德在前頭慢慢走着，肚裏暗自好笑。「我們得找個旅館，」他對花理說。「你是我的佣人，你可以跟進去伺候我。這當然可以，因為我是來自印度的外國人。就照你

剛才那樣機警下去，我們是安全的。」

「我父親是個機伶人，而我是他的獨子，」花理說，微微搖擺着身體。

郎納德笑了。那不過是一種淺薄可笑的把戲，他心裏說。可是在這個時候、特別是在中國，生活逼着人這樣做，在英國，甚至在戰時，人們還是遵從着舊日的作風的。而在中國人，驚心動魄的戲劇就是生活。至於他，現在正負着一項重大任務，和一切比起來，這比一齣戲更來得重要。這是一樁冒險的事。許多人的生死都決定在他手裏。他想着從東南方推進的敵人部隊，那是花理說的，而花理是那無事不知的駝子告訴他的。

花理曾在他們睡過幾點鐘覺的一個村裏的灰塵很厚的打穀場上，用他的長指甲畫過一個地圖，「他們要費十到十四晝夜的工夫，」他告訴郎納德。

「我們一定要在那個時候以前回來，」郎納德會這樣答道。

現在不能浪費時間，他想，想到他必須完成的任務，他有了力量。自從哈定斯醫生

冷酷而溫和地把他趕出他所熟識的環境以來，籠罩着他全部生活的那種失敗的無能的感覺，在蘭妹挑戰似地要他救太吉的那天夜裏，開始被粉碎了。現在又被他的任務感和加在他肩上的責任感以及他負起這個責任的決心所驅除了。

在戰爭造成的舞台上，人們都懷着緊張而神祕的心。他看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露着和他自己同樣的，負有重大任務的表情。在冷清的街道上，來去的中國人，男的，女的，都沉默得像被分佈在各個角落裏的硬聾的矮小的日本衛兵監視着過活的俘虜一樣。但是他知道，他也覺得，他們只會扮演到這齣戲的幕落下來時為止。

「我願意在我們將來重新開始生活時，再看見他們，」他想。

旅館的客廳裏沒有一個白色面孔。只有一兩個像他這樣的印度人，少數中國人，大部分幾乎全是日本人。他走到櫃前，用蹩腳的中國話問茶房有沒有房間。那個茶房是一個態度倨傲、厚眼皮、年青的中國人，他連眼皮都不抬地把登記簿推給他。一個瘦臉的中國孩子拿起他的包袱。在客廳裏開坐的中國人大部分都像鴉片鬼。相形之下，日本人



都顯得機伶，自信而能幹。鴉片是他們的手段之一。鴉片能把人弄得衰弱寡情。也許這些中國人都是故意裝做那樣孱弱的吧？誰知道呢？

當他和花理單獨呆在旅館的房間裏時，在那一霎那間，他們覺得那裏像一個陷窄。房間又小又髒，傢具曾經是很不錯的，但現在却破舊不堪了。他們揭開床上的被單，被單雖是洗過的，但沒有熨平，而且有些褐色斑點，大約洒過些茶或酒。外面沒有鋪毛毯，只有一條薄薄的中國棉被。旅館裏的氣味極難聞，迷漫着日本醃菜的薰人氣味。

花理皺起大鼻子。「這些日本人身上都有一股酸味，」他說。「游擊隊說，日本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可以嗅出。到外面去吧，老哥。外面比較安全些。」

「也熱鬧些，」郎納德說。

他們上了街。在中國式的高大建築物旁邊，穿和服的矮小日本人拖着吱吱叫的木屐子匆忙地來去。

四處塞滿了小商店，但在它們的薄頂蓬上面，偽裝得很漂亮的門面背後，那古舊的帝都的莊嚴屋頂，懷着預兆意味似地朦朧矗立着。他不敢在任何地方停步，像主人隨在個人後面走時一樣，他跟着花理走，沒有忘記把目光掩蔽着。

他們注意着藥店的招牌，並且進了他們最先看見的一家。裏面有濃重的中國藥材香氣。有兩個人在等着配藥，店夥正在秤那經過焙製的樹根、乾骨、或盛在小秤上像土一樣的東西。但也有西藥。

「等一等，」郎納德低聲和花理說。「等別人走了再開口。」  
他們等着，來了又走了的不止兩個人了。郎納德才走近那個夥計。

「我們是遠道來的，」他說，「我們要帶一點藥回去。」

那人搖搖頭。他是個尖鼻子，有小而靈活的眼睛，身材很小，像一隻小鳥似的人。  
「沒有許可證是不准賣的。」他說。

「誰不准你們賣？」花理問。

「鬼子，」那人簡捷地說。

郎納德考慮了一會兒說，「可是，我們的家遠在西北呀。」

那人的小眼睛骨碌碌地轉，頭搖得更凶。「我也有我自己的孩子要顧呀，」他說，「像這種時候，每一個人都爲自己打算。我沒有辦法。」

「讓我們到別處試試，」郎納德說。於是他們從這家到那家，又從那家到別家。

但是，在每一家他們都得到同樣的回答，就是要先有許可證，甚至連店員的相貌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身材不大，胆小而乾瘦的人。這樣的人遇到了五個，郎納德開始着急起來。他對花理說，「其他的藥店如果沒有別種面貌的老闆，我們不要進去。這些瘦小的人都怕死。」

「我的媽，」花理咒罵着。「這些鬼子們真行。我們先吃了飯再去試吧。我曉得一個館子，那是我一個朋友開的，他是個回回，他那裏有頂好的羊肉——剛宰的羊。」

花理領路進了一家冷落的館子，喊了一聲。一個中年人，曾經是胖子但現在變瘦了，走出來望望。

「你可記得，我是常常來這裏吃東西的嗎，老頭？那些日子你肥得和你的羊肉一樣，」花理叫道，「把你頂好的燒羊肉弄來給我東家吃。」

「沒有羊肉了，」老頭子悵然道，「只有一點鷄鴨。」他穿着骯髒的灰長衫垂頭喪氣地站在那裏。他身材很高，背駝，稀疏的鬚鬚未曾梳理。那裏除了一個年幼而粗心大意的孩子以外，好像沒有人幫他忙。「無論哪家回教館子，你都吃不到別的東西，」老頭子說，「鬼子把所有的東西都弄給他們自己吃去了。」

花理轉向郎納德：「現在，我才曉得這城裏什麼都沒有。北平連吃的都沒有！哼，先生，這就等於天空裏沒有一顆星！哼，燒鴨，滷全雞，糖炒板栗，花捲饅頭，燒餅，羊肉，羊羔，豬肉，魚，牛肉，白菜——」

「住嘴，請你，」老頭子咕噥道。「爲什麼你給我多找麻煩？」

「有什麼就吃什麼吧，」郎納德說。

他們默默地吃了一頓整脚的小米飯，和一隻瘦鷄……

第二天早上，街道是清靜的。幾箇老媽子在陽溝裏刷馬桶；有幾個人提着一壺開水回家去沏早茶。郎納德和花理走過的時候，他們只瞧他們一眼，就轉過頭去。祇有日本人敵意地看着他們。

「老是拖延着不回去，可不大好，」花理說。「鬼子注意到的比你留心到的多。今天早上我去替你弄洗臉水的時候，一個鬼子站住問我是那裏來的，來這裏幹什麼。」

「我們爲什麼不進綢緞莊裏去呢？」郎納德說。「總之，從現在起，我就裝作一個綢緞商好了，那些包探見我們進綢緞莊，就不會疑心了。」

「你常常比我想像的外國人聰明的多，」花理說，毗牙一笑。

郎納德淡淡地笑笑。「也許，」他說，「領我上綢緞莊去吧。」

於是，花理活潑地朝前走了，那半天，他們都花費在出這家商店進那家商店地挑揀

綢緞上，並且看看能否找到一個可以幫忙他們的人。出這家商店又進那家商店，他們這樣繼續着。就這樣，一天過去了，郎納德開始十分焦躁起來，不知道還能想出什麼好辦法，他們出了最後一家商店的時候，他立誓要決定是否還繼續尋找。如果他去搶的話，樂是可以搞得到的。

突然。他覺得有人抓住他的膀子，回頭一看，身旁站了一個高大的老人。那就是幾分鐘前才跟他談過話的店老闆。他適纔不曾留意那個老人的話，他曾談到這個商店的生意從前雖然很好，但是現在却着實冷落了。那個老綢緞商好像很疲倦，他不經意自己說了些什麼。

「什麼事？」郎納德問。

「我還有一段紫緞子沒給你看，」老人小聲說。「那是我們頂好的，我沒有把它擺出來。」

「謝謝你，我不要了，」郎納德說。

但是老人留長指甲的手指在衣袖裏蜷曲了起來。「來！」他殷勤地說，「我之所以要藏起來，是因為這是戰前的絲貨。我曾說過，決不讓鬼子弄去。可是我要賤賣給你，好把它帶出城去。」他那樣熱心以致使郎納德躊躇起來。

「可憐他吧，」花理不經心地說，「他是個老人家了。」

花理微斜的目光裏含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堅定，忽然改變了郎納德的主意。他跟着老人進了幽暗的商店。那裏一個人也沒有。

但是老人的動作仍然好像在自地面以迄天花板的窄狹的貨架隔板裏有一打密探埋伏着似的。店裏沒有窗子，只從一個大而圓的天窗裏透進來一片圓光射到櫃台上。

「綢緞在這裏，」老人極力想說動他，「你看我像寶物一樣地藏着它，它的確是寶物。先生，如果你買了它把它帶出去，我會很高興的。今天，除了侵略者，誰能穿綢緞呢？而且我們爲什麼讓他們穿我們用手紡織的綢緞呢？」

他小心地抽出一個長而薄的，用柔軟的褐色中國紙包着的小包來，把緞子展開。那

是一種發亮的深紫紅色的緞子，上面是老式的團花。

「很不錯，」郎納德說。確實不錯，他用手指撫摩時，覺得又厚又軟。

「這是再也穿不壞的，」老人說，仍然是那樣熱心而匆促的聲調。「這種綢緞不是今天的出品。」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綢緞，」郎納德說。

花理溜進來，斜靠着門框站着。老商人瞪着他，好像希望他走開，但是花理一動也不動。

「什麼價錢？」郎納德問。

老人伸出手來，「我不說價，」他說，「就算我送你的，你拿去吧，這樣一來，我知道它會平平安安的了。當作禮物收了吧，這麼着，它才不會讓人從我手裏搶走。」

「哪有無緣無故送禮給生人的呢？」花理問。



老人細緻的臉皮變紅了。「是真的，」他謙遜地說；「禮物是不會無故送人的。」花理笑了笑，在磚地上吐口痰，用手抹抹嘴，像進來時一樣，又悠閒地溜出去了。那納德懂得他微微點頭的用意：這就是他們要找的人。

「講買賣是雙方面的事呀，」花理扭回頭來叫道。

老人吃驚地看他，「你那個佣人是誰？」他問，「說話很冒失。」

那納德不再裝假。「我告訴你實話吧，」他伏在櫃台上對老人說。「你是個愛國份子嗎？」

「不這樣，我爲什麼還要活下去？」老人簡捷了當地答。

「那麼就讓我告訴你真話吧，」那納德誠懇地說。他覺得在他們中間，默默地交流着友誼。「我，雖然不是中國人，但我是愛國份子們派來的。我來自西北，我到此地來爲了買藥，並不是買綢緞的。那邊正需要着藥物，——那些西北的戰士們因爲沒有東西解救痛苦而喪失了性命。這是我真正的任務，但是我還沒辦到。藥材被封在藥店裏，但

沒有許可證就買不到，怎樣才能弄到一個許可證呢？」

老人睜大了眼，眼臉顫抖着。「我不知道什麼神通送你來的，」他低聲說。「但是我能夠幫助你——只要你肯幫助我。」

「我們不要再彼此隱瞞了，」郎納德坦白地說。他看見花理在門外巡風。只要花理在那裏，他們不用怕暗探。

老人的黃臉皮上全是皺紋，「我姓孔，」他說，「我在這個城裏很有點名聲，雖然自從敵人來了以後，我就像藏在石頭下面的魚一樣，沒有露過頭，否則就要惹人注意了，因為我參加過反對廿一條的團體活動，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鬼子們不會忘記的，我們團體裏的首腦已經被殺了。」

郎納德猶豫着，該不該告訴他姓名呢？

「不要把你的姓名告訴我，」孔先生接着說下去，「我最好不知道你的姓名，在悠

長的一生中，我已學會了怎樣辨別可靠的人，」他簡捷地說。「至於說到我怎樣幫助你，是這樣的：從我小時起，就有一個姓尹的在我家做醫生，他是個醫道很好而且很出名的醫生，我要把他請來，把你的事告訴他。他會指示我們的。他說怎樣辦，我一定照樣替你盡力辦到。至於說到我要你幫忙的，就是：你離開這城的時候，請你帶走一個女人。」

郎納德睜大了眼睛。

「一個女人，」孔先生肯定地重覆。「她很年青，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女兒——那個朋友現在已經死了。他是在鬼子來到這裏時被殺死的。但是他的女兒還在我這裏，她一直就藏在我家。」

「可是一個女人，」郎納德不大情願地說。「那樣辦，安全嗎？」

「她跟你一道比跟一個中國人一道安全些，」孔先生辯解道。「我保證不會麻煩你。我叫她化裝，你可以把她當作你的親屬，因為我可以把她打扮成跟你一樣的印度人。」

郎納德看見那向他注視着的老眼裏閃着一縷亮光，「你知道，」他突然說，「我不是個印度人。」

「我把你當作一個印度人，」孔先生和藹地說。

他停了一秒鐘，又繼續說：「你到我家來好不好？我請尹醫生去。」

跟多數的綢緞莊一樣，住宅就在店後頭。高大的貨架中間有一條甬道通向門着的門。孔先生把門打開，裏面現出一個院落。一個年青人正躺在竹椅上抽煙。

「孩子，」孔先生尊嚴地說。「魯芳，起來——這是一個朋友。」

高個子的年青人沒精打彩地站起來變了彎腰，兩個焦黃的手指中夾着一根紙煙。那是一種廉價的日本煙，郎納德馬上就看出，裏面摻有海洛英。這個兒子！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懶洋洋地用執拗的眼光不禮貌地從眼皮下面打量郎納德。他穿一件淺藍綢長衫，頭髮油光光的。郎納德微微地躬了躬腰，沒有說話。

「請進，到裏面等一等，」孔先生說。

郎納德跟着他走，那個年青人又沉入了椅子裏。他交疊着雙腿，郎納德看見了他潔白的襪子和絲絨鞋。這個少年花花公子——他怎麼會是這位穿舊補綻長衫的商人的兒子呢？他走進內室，忽然感覺不安。可是那個年輕人並沒跟進來。

「請這裏坐，」孔先生說，指指桌子右邊的上座。「恕罪，我派人去叫那個醫生去。」他摸摸茶壺，喃喃地說茶還熱呢；倒了一碗茶，便輕輕地踏着布底鞋走出去了。郎納德獨自坐在那兒，警惕着，感受到屋裏的氣壓。這間屋子現在是樸陋的，但是他可以看出，它以前是考究的。桌子很笨重，擺在重要之處的椅子是雕花的。可是另外却有幾把價錢低廉的竹椅。門上掛的紅綢簾子，一度曾漂亮而沉重，現在已褪了色。牆角裏，傢具上都積滿了灰塵，屋裏到處佈滿死一般的寂靜。除了院裏那個形容憔悴的年青人以外，這兒簡直空無一物。

他在寂靜中坐着，覺得他生命的線被拉得細而且長，他嗅得出危險離他很近。花理還在臨街大門口站着，可是危險却潛伏在屋裏。他不由自主地站起來，從窗口朝外看，

那個年青人還任天并裏。但是他還不坐下，站在那兒昂首諦聽。他手裏的紙煙落到了地上。

郎納德聽見什麼響了一下，於是轉身對着右邊的門。在擦在一邊的門簾下面，出現了一個女子。他跳起來，用力捏他坐的那把大雕花椅子。這個女子壓根兒不是中國人！她穿着中國衣服，她用吃驚的眼光看他。那雙眼睛像青空之下的海水，環編在頭上的長髮，是黃色的！

「我——我說，」他口吃地說，「請原諒，想不到——」

但是她把手指放在唇上。他見她蹣跚着腳站在那兒，朝天井裏瞟。她臉上的嚴重表情使他不由地轉過頭去，從開着的門裏看着她眼睛所瞟着的地方。那個年青人看見他便走了過來，但還沒走到門檻那兒，女子便放下了簾子。郎納德聽見她快步走開的腳步聲。

「誰呀？」他問。

「誰？」那個中國人又問。

「一個白種女人！」郎納德冒失地叫。

那個年青中國人把他從頭望到腳。「什麼白種女人？」他冷然地問。「這屋裏沒有白種女人。」

異邦的中國風光和戰爭的串演，這些幻景都像風前的霧一樣，被吹散了。郎納德敏銳地清醒過來。「我在那門邊看見一個白種女人，」他向那個年青中國人說。他努力使話說得清楚明白，他不覺地用了英語。

孔魯芳笑起來。「你怎麼會夢見白種女子的？」他問。他用的是戰前中國學生在北平學校裏學的正確的英語。

郎納德一步走到門口。「我要親眼看看。」他堅決地說。

但他還沒來得及跨過那塊方磚鋪的空地，孔魯芳已經攔上了，他伸開雙臂擋住門簾。「你不能進內院，」他叫。「這是不讓生人進去的。」

郎納德不答，他把年青人推在一邊。

這時，從屋子另一端，老孔先生厲聲地迅速地用中國話說：「魯芳！什麼事？你怎麼搞的？」

「你帶進來的這頭蠻牛硬要進內院，」孔魯芳急促地說。

郎納德立刻轉過身來。「孔先生」，他用中國話說，「我在那門口看見一個白種女人。」

老孔先生和藹的臉上展開微笑，「這就是她呀，」他奇異地說，「就是我和你說過的她呀！」

「可是你的少爺告訴我，這屋裏沒有白種女人，」郎納德說。

孔先生睜大了眼睛。「魯芳知道這是我朋友的女兒。魯芳，爲什麼對這一位扯謊呢？他是來幫助我們的。」



郎納德看着他們父子倆的臉。兒子浮華的臉上有神祕的不高興的神氣，他並沒回父親的話。在他們兩人之間存在着什麼隱情。

「你爲什麼不自己告訴我，她是個白人呢？」他問孔先生。

「我恐怕你不情願爲一個白種女人冒險，」孔先生誠實地說。「可是我知道又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安全地送走她。她父親是我的老朋友，約翰·麥克蘭。我起初認識他只是因爲他經常一年兩次地來買生絲運往美國。後來他的妻子在那邊去世，他告訴我他不能再來了，因爲那邊沒人照應他的女兒。我於是說，『把她帶到北平來吧——這裏很容易僱到好老媽子。』」

「於是他就把她帶來了，我眼看着她拉長大。她常和魯芳以及我那死去的女兒一塊兒玩。當敵人來到這個城裏的時候，約翰·麥克蘭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如果我遭遇了什麼事，請替我把伊拉送走，』而我也就應允了。於是，他被害了。一個日本衛兵用槍托打他的額，他只受了幾分鐘的罪就去了。我立刻就把伊拉領了來。」

孔魯芳抬起頭來。「爸爸！你把一切都告訴一個生人了！」他非常生氣地掀開門簾走了。

孔先生握着嘴咳嗽。「你瞧」，他用憂鬱的聲音說：「只爲了我們自己，也需要使這個美麗的女孩子離開我家。我們孩子的媽很不耐煩。我們的兒子不讓我們給他訂親——我們怕他愛上伊拉。混雜兩種血統多不好！老天創造我們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泥土，所以天意分開的，人不應當使它們混雜。」

「我完全和你同意，」郎納德傷促不安地說，「我們不要再就誤時間拖延歸期了。」

「是的，是的，」孔先生說。「我們趕緊進行吧。醫生會隨時來到的。現在，我去看看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告罪。」

伊拉坐在書房裏假裝看書，留心聽着。她這兩天正躲着孔魯芳，現在她正藏在閨房裏。她爲什麼不安全地和孔太太在一塊兒呢？但聽見一個外國人來的消息是多麼富於誘

惑力啊，她猜這個外國人是白人——就是美國人也好，也許——如果她能和他說話，她就能得到從城裏逃出去的機會。在這個衝動下，她到前廳去了一次。可是這個外國人不過是個印度商人，他能幫她什麼忙呢？並且她出去時讓孔魯芳看見了。她跑進書房，希望老先生像平常一樣地在那兒，但是屋裏空空的。現在，聽見了孔魯芳的脚步聲，她知道躲不掉了。她連忙從書架上拿了一本書掀開封面，坐下來，她的紅脣緊閉着。

一會兒他進來了。她抬眼看他的含着祈求的黑眼睛。

「伊拉！」他低聲說。「這兩天你爲什麼老躲着我？」

「你自己曉得，」她答。從她父親死後，她倒還安全，雖說她後來知道了孔魯芳對她的念頭。先前的時候，她可以打趣他。可是現在呢，在他父親的屋簷下，打趣是無用的武器了。她怕他，她站起來，裝作漠然的神氣，把書放回架上，動步向門口走去。

「伊拉，你不能出去！」他叫。「不等我——」

「你媽媽等着我呢，」她說，想使她的聲音鎮定。但是恐怖忽然侵襲了她。他已經

不是跟她一同長大的那個孩子了。他已經是個陌生人。戰爭改變了他。可是戰爭也改變了一切。這座和平的大城市，她和她父親會那樣快樂地在這裏居住過，現在父親死了，却變成了她的牢籠，孔魯芳成了她的對頭。

她摒棄了恐怖心理，茫然走到屋外的過道上去。但磚地又冷又濕。她滑了一下，但馬上覺得她被兩隻強壯的膀子抓住。她抬眼一看，上面有一個黑臉，頭上纏着紫紅配金黃色的帕子。

「啊！」她喘吁吁地掙脫自己。跟他出來的孔魯芳，站在一旁，臉上現出不可捉摸的神氣。

「哈，」孔先生跑進來叫道，「你原來在這裏，孩子。我正在找你。這位是——」

「辛，」郎納德安靜地說。

「這就是她，」孔先生匆促地說。「伊拉，就是這位先生——一個像我一樣的綢緞商，他馬上就要到西北去。使你離開此地是我的心願，孩子，你在我家裏是不安全的。敵人可能在這裏發現你——記着，現在日本人正和美國人打仗，而你是個美國人。我是無能爲力的，和大家一樣的無能爲力。如果你在這裏給人發現了，我能救你嗎？我不能。而且我怎麼能保證，若有一個大意的佣人或來客看見你會不向外面說呢？在美國宣戰以前我就很着急了，而現在每一點鐘都有危險的可能。鬼子正在搜尋一切美國人。」

「美國已經宣戰了嗎？」伊拉問，很吃驚地。她深居內院聽不見任何消息。沒有人告訴她，又沒有報紙。

「你知道當真宣戰了嗎？」她問孔魯芳。

他正面看着她，但沒有說話。她在他眼裏看出她熟悉的執拗來。假如他不想說話他決不開口。

「你是對的，先生，」她誠懇地對孔先生說。「我應該走。我不應該留在這兒連累

你們。假如這位先生肯讓我和他一道走——我想我可以設法化裝。可是不知道——我的頭髮怎麼辦！」

他們剛才說的都是中國話，但是郎納德忽然改用英語。「我很高興盡力幫忙你脫險。」他說。他的心忽然開始突突地跳。

他的話遇到了難堪的沉默。

孔魯芳打破了沉默。「原諒我，爸爸。」他說，對孔先生深深一鞠躬，隨後沒有再說什麼，就從過道上走了，隨着他的走他們都覺得不自然起來。

伊拉猛然轉向郎納德。「如果你願意帶我，」她說，「我願意走。」她是用英語說的，但老孔先生聽不懂。他站在那兒呆呆地看着他們。

「我是英國人，」郎納德突然說。她驚異地站在那兒，「我到這兒來是爲西北買藥的。我的一個朋友，那兒醫院裏的外科醫生，是個印度人，他借了這套衣服給我，爲的是使我安全些。我想，讓你知道這些事情比較好些。」

提到太吉便他想起了蘭妹。自從他和她在他垂死的丈夫旁邊分別以來，他就把她擱出頭腦以外了，因為一想到她，他就發生羞辱感。現在，看着伊拉，他覺得他可以坦然地想到蘭妹了。這樁新發現使他驚異而安慰。

「我朋友的妻子，」他接着說下去，「會歡迎你的。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至於單和男人們在一起——」

「哦，」她吐了口氣。「那麼——哦，你得和孔先生說定了。不能再耽擱了，如果你在此地給人發現……」

「你能信得過他嗎？」

「跟我自己的父親一樣，」她迅速地說。她轉身用輕柔的中國話把郎納德的話告訴孔先生。

孔先生張大嘴聽着。

「哎呀，」他叫，注視着郎納德，「一個英國人？我要親自去找那個醫生去。真

的，我們不能再耽擱了，」他曳起長衫匆忙地走了。

被單獨地留在這間幽靜屋子裏，他們互相望着，郎納德的呼吸梗在喉嚨裏。那種阻止他想到蘭妹的輕微的意識和現在他感到的奔放的熱情是完全不同的。他甚至想把伊拉緊緊抱在懷裏熱烈地吻她。

因熱情而起的惶惑煩擾着他，他勉強鎮定地看她，但是被她看出來了。她臉紅了，於是他移開了視線。

「我希望麻煩不要太多，」她說。

「一點也不會有，」他說。

「我是說，」她說，「我可以很週到地照應自己。我和中國人處慣了。這不過是——可以不單獨一人在敵區裏行路罷了。」

「我懂，」他說。

他沒有完全聽見這些搭趣的話。他注視着她的手。可愛，美麗而動人。伊拉——他



從來沒聽過這樣的名子。

「你能——我們可以——馬上走嗎？」伊拉問。

「我們應該，」他小心地回答。「但是若不完成來這兒的任務，我是不能走的，就是，我要盡力多帶些藥回去。」

「偷運？」她的聲音微弱得祇剩了一口氣。

「就那樣說罷，」他答。

他們的談話被孔先生回來打斷了。孔先生匆促地喘着氣，拉着一個人的袖子。郎納德從來沒見過這樣矮小而皺紋滿臉的人。這個小人一躬到地，他的小眼睛藏在一副很大的中國老式玳瑁眼鏡後面。

孔先生並不放開他的袖子。「這就是尹醫生，」他說，「我在大門口遇見了他，我把一切都跟他說了。他可以替你搞藥。」

孔先生轉身向小人。「我可以把原因告訴他嗎？」他問。

「好的，」小醫生用想不到的低音說。「告訴他。這樣，才可以證明我們可靠。」

「他的獨生女兒落到了鬼子手裏，」孔先生款款地對郎納德說，「他不知道她是生是死，不過自從那時起，他就沒有再見到她。她是那麼漂亮的一個小姑娘，嬌小玲瓏像朵蘭花，他什麼想頭也沒有了。他很高興幫助你。」

伊拉傾聽着，她碧藍的眼睛裏充滿了驚怖。「梧仙遭了這樣的事嗎？我還不知道。呵，尹醫生……」

小醫生祈求地擺擺手，於是她沉默了，睫毛上掛着淚珠。

「你今天就走嗎？」醫生問。他的低音沉重地從眼鏡框發出，好像震動了他的骨髓。「我有一個朋友——其實有兩個——他們和我一樣地痛恨敵人。他們開着藥鋪。當然，我這兩個朋友也是賣藥的，和他們說自然沒關係，可是對其他的醫生我還得謹慎，否則會洩漏了祕密。這是一樁好事，我這兩個朋友聽見是替游擊隊買藥，他們一定會給

的。他們以前會偷運出去不少，直到有幾個人被捕處死之後，他們才停止。鬼子們現在查得非常嚴。沒搞到真藥之前，還要製一些假藥去調換。這要花費我今天一夜的時間。」

孔先生滿面是笑。「這位小老兄是個藥精。別人認爲我父親快死了的時候，他只用了一種祕方，就使他多活了十年。這個人！」孔先生笑着，「他能把一個人肺裏的致命瘤去掉，也能叫人膀子上長起一個不會要命的瘤。」

小醫生淡笑了一下，「祇要拿那麼多錢來，我可以使它長在樹上。」他用大而沉重的聲音說。

「他有這樣大的本領，」孔先生說，「所以他說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所以他能替你搞到藥，所以現在一切都不用愁。」孔先生咯咯地笑着，搓着手。然後他的眼光落到伊拉身上。「好孩子，」他說，「你不用怕。」

她望着郎納德，「我不怕，」……

「進去！」日本衛兵說。

孔魯芳進了大門，穿過花園。小時候，當父親來拜訪約翰·麥克蘭時，他是常和伊拉在這花園裏玩的。他站在這兒時，覺得每一根血管裏都充滿了詩意。於是他想起了那個有長而直的黃髮的小姑娘，她的外國風味對他的誘惑力那麼大。當他到了抑鬱的青年期以後，他對伊拉感到了一片無邊的深遠的浪漫境界，在這個境界裏他可以忘記存在着他父親的房屋和商店的現實世界。約翰·麥克蘭常常歡迎他朋友的俊雅風流的孩子到他家裏來，孔魯芳興高彩烈地到他家去，享受裏面的清潔，美麗與整齊，躺在那舒服的深陷下去的外國椅子裏，可以讀書，翻閱雜誌，並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看伊拉，聽伊拉說話。她是這個家庭裏的可愛的快樂的主宰。

孔魯芳爲了種種原故而恨日本人——其中之一是他們佔了麥克蘭的住宅。但是另外一種比仇恨更強烈的力量支配了他。

他走到通向寬闊走廊的鏤花磚路上，然後踏上通向前門的石台階。門旁站着第二道門崗。除了這個門崗，一切都和他記憶中的情景一模一樣。他忽然起了一個奇異的感覺，就是覺得約翰·麥克蘭正從什麼地方注視着他。

「進去！」這個衛兵的聲音和那個完全一樣，於是孔魯芳進了大廳。左手是書房，麥克蘭白髮的頭常常俯在那陳舊而沉重的中式書桌上，自從他不再到美國去的那一年起，他就伏在那個桌子上著書了。正如孔魯芳所記得的，那些褐色塗金的封面的書籍仍舊放在書架上。但是，這時約翰·麥克蘭的桌邊正坐着一個日本軍官。當孔魯芳進去的時候他以銳利的目光看他。

「你要什麼？」他粗聲問。

「我已經變了主意，」孔魯芳說，「我打算接受上禮拜給我的那個位置。」

「把你能偵察到的事報告我，」軍官說。

「懂得了。」孔魯芳說。

軍官用手敲敲桌子，一個書記跑進來。「把這個人上在薪水簿上，」軍官說。「一個月給他一千元。馬上給他特務證。」

書記從耳後取下一支筆，在帶來的小冊子上寫罷，就走了。一會兒他拿來一枚銅證章，上面畫着一個初昇的太陽。他把它和一捲日本鈔票一并遞給孔魯芳。

「如果你做得好，」軍官大聲說，「三個月以後可以提升你。也許甚至可以在市政府替你弄個位置。」他燃了一根雪茄吸着，噴着大圈圈，接着說下去：「你們中國人得明白，我們不是你們的敵人，而是你們的朋友。這個共榮圈……」

但是孔魯芳沒聽見。軍官的濃眉，細目，大嘴巴，是使他惡心。但馬上這種厭惡感就被他現在常有的那種極度失望情緒所掩蓋了。五年前他曾是個野心勃勃的大學生，夢想着到德國去多研究一點科學。他夢想着那些用以改良大量絲織品的工廠。「中國應該好好利用他自己的財富，」他常常和他那一班朋友——沉溺在夢想中的一般北平青年們

這樣說。

可是突然，好像來了一片烏雲把他們和太陽隔開了，來了許多像這時坐在他對面的那種人。他們侵佔了這驕傲的古城。他們從橫馳騁，侵佔了富饒的中國東部半壁河山，孔魯芳看見他們佔領得這樣省事，便浸入了失望裏。在他腦海裏除了輕視西北的游擊戰以外，沒有別的，像一個農人那樣，犧牲性命去抵抗受科學訓練的日本兵，有什麼用呢？不，現在他一切都想過了！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像他自己那樣，與敵人妥協。如果他能得到他們的垂青，也許還可以讓他建立他以前夢想的工廠。「是這樣的，」他曾和父親爭辯過，「我們可以藉鬼子的力量來改造中國，然後，當我們的力量夠了的時

候……」

「耐一下，」他父親辯駁道。「耐一下。沒有這些工廠我們也過了四千多年了。一百年的早遲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是這塊土地上生長的人民啊，孩子。」

「可我們却受有機器的人們的壓迫，」孔魯芳尖刻地回答。

伊拉！自從那天半夜裏他父親把她領到他家裏來時，他就爲她難過，他難過是因爲他愛她，他忿怒也是因爲他愛她。他記得那時他被院子裏的噪聲和父親低而緊張的聲音弄醒了。他父親說：

「我們得把她藏起來。」

「把她帶到後院來——我負責照應她。」他的母親說。

他在床上跳起來，馬上就知道了那是伊拉。他和幫助她逃走的老奶奶站在壁屋裏。

「我爸爸叫我到這裏來，」她對孔先生說。「他們把他捉去了——不知道捉到什麼地方去了。」

後來她看見了孔魯芳。他凝視着她，慶幸着他能在她面前。她現在在這裏，在他家裏。當他還沒有分辨出他自己的勝利感的時候，伊拉已經懂得了他的表情。他看出她的畏縮來。

他過於敏感，以致馬上就看出他的愛使她厭煩，最初，這使他傷心。可是現在祇使



他充滿惱怒。他決意不讓她逃開他……

在雲那的衝動下，他的聲音壓倒了日本軍官粗魯的鼻音。「現在，我想履行我的第一項任務，」他匆促地說。「這城裏有個印度商人。我懷疑他不是個商人也不是個印度人。」

濃眉翹了起來，「他現在在那裏？」日本人問。

「只有這一個旅館，他可能住在那裏，」孔魯芳說，「他多半是住在『格蘭大飯店』。」

日本人按了一下桌子上的鈴。

「你曉得，」孔魯芳說，他的心迅速地跳。「我對這個人不能負什麼責任。他不過會到我父親的綢緞莊裏來買一種我們沒有的綢緞罷了。我告訴你的不過是我的懷疑。」

「懷疑也就夠了，」軍官說，「也許他是個白種人。」

孔魯芳鞠了躬，一半驚恐一半勝利地走了。「我幹得不錯，」他想，「我祇得這樣

幹。」……

這時花理在孔先生的綢緞莊外面，正在靠着牆推磨時間，他看見孔魯芳出了大門走到街上去了。他對孔魯芳點點頭，示意給坐在太陽底下從破棉襖裏捉虱子的乞丐，「呀這個漂亮小夥子是誰？」

乞丐抬頭看了一眼。「那個嗎？那是孔家的獨子，盼望他牙疼，他連一個子兒也沒給過我，老頭子常常丟個銅子在我碗裏，老太太想積陰德，天天晚上都給我一碗剩飯，只有那個小傢伙的心是乾泥塊做的。」

花理望着那快走不見了的影子，搔搔頭，說，「我的頭該剃了，找個剃頭匠去。」他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抹了一個彎子，五分鐘之後，他在街上人叢裏悄悄地跟着孔魯芳。他看見孔魯芳進了一個大門，門口站着兩個日本衛兵，這時，他生平第一次希望他識字，因為那門頭上有字。但是他不行，他走過對街去問一個壽材鋪的老闆，誰住

## 在那個大門裏頭

「一個美國人從前住過，」那人回答，「但現在他死了。我在這兒開壽材鋪。所以我知道。他的女兒不見了——我們不知道她現在在那裏——也許敵人把她弄去了。這座宅子給敵人佔了，可是誰曉得他們在裏面幹些什麼？常常有兵出來，帶進去一些可憐的犯人——以後就不再見這些犯人了。這一定是個什麼監獄。」

花理打着哈欠，好像這個消息於他無用，於是他又向前走了，但沒有走遠。隔幾個門有一家茶館。他在一個桌子旁邊坐下來要了一碗茶。他注視着那個大門，大約有半個鐘頭的光景，看見孔魯芳出來向家裏走去。孔魯芳剛剛走掉，後面很快地出來了一隊兵，他們的短腿直挺而僵硬。

「哈！」茶房出來收錢時說，「今天又要死一個可憐的人了。」

花理付了茶錢，跟在兵士後面。他覺得稀奇的是，雖然他們好像走得快，但事實上却並不快，所以他雖然閒散地走着，他們却還保留在他的視線內。他們朝着旅館走；他

一直跟到他們進了大門。他用靈活的腦筋，疊指一算，五加五得十，再添上腳趾，十加十得二十，事情已經明顯地擺在他面前了。孔家的兒子把他的主人出賣給敵人了。這些兵要捉的正是他主人。

他一轉身，黃鼠狼般伶俐地，尋路回孔先生家來。雖然他並不像在跑，實際上可的確在跑，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綢緞莊，四週看了一轉，那裏空空無人，他長呼了一口氣，停止喘息。既然那個老人不在店裏，他主人一定是仍在他家裏的。於是，他跑進內院去，卻迎頭碰見郎納德和孔先生以及那位醫生，他們正從堂屋裏出來。他驚訝地看見一個白種女人跟他們一道。可是他沒有工夫管她。

「老哥！」他向郎納德叫。「敵人已經知道你在城裏，他們到旅館裏等你去了。你不能回去——你得藏起來才行。」

「哎呀！」孔先生叫。他轉向小醫生，「好朋友，怎麼辦哪！」

兩個中國紳士面面相覷，連忙想辦法。「我們非把你藏起來不可！」孔先生俯在郎納德耳邊說。

「我不應當違累——」郎納德開始想謝絕，但是看見伊拉，他停止了。她兩手握住臉，他看見她眼裏有恐怖。「藏起我吧，」他決然地說，「因為我們還要逃走。」……孔魯芳一把消息報告了日本軍官，馬上就擔心地跑回家來。他希望在他出去的時候，那外國人已回了旅館。可是，看見郎納德還在他家裏，他心裏不安起來。他不使別人知道。他爬過側院，從花園裏的空花牆洞裏看過去，看見他們都聚在書房外邊的走廊上談着。伊拉正和他們在一起，他看見她的時候心裏就燃起了妒火。她聽那個外國人說話時，臉上表現着熱情。他心裏想，從孩子時代起，他從來沒見過她臉上有過這樣的表情，那時，他常常帶給她許多新玩具——一個紙做的蝴蝶燈籠啦，一個紙鶴子啦，一個作着蹦蹦跳跳姿勢的糖人兒啦。孩提時代的記憶一齊湧現了出來，使他更妒嫉她現在這成年女郎。

他藏在那兒，注視着他們，直到他們慢慢離開走廊走向屋裏的時候。現在那個外國人走了，他會馬上回旅館去，日本兵正在那兒等着他呢。他啃着自己的手指，注視他們。後來他們都走了，然後，他卸除憂慮地嘆了口氣，回到自己房裏，一枝接一枝地抽他的日本煙，他雖然吸了很多，但總不過癮。

但是抽了這種紙煙，常使他昏昏欲睡，現在他又覺得迷糊想睡，於是丟了紙煙，把自己擲在床裏，沉沉睡去……

睡醒來時，他聽見家裏有一種奇異的響聲。平常，除了靜寂之外，是什麼也沒有。但是這時他聽見匆忙的脚步聲，輕悄的招呼聲，他母親的忙亂聲，都壓得很低。他想馬上跳起來，但很困難，他又躺在那兒跟自己掙扎了幾秒鐘。隨後他硬掙着爬起來，穿上他臨睡時脫掉的袍子馬褂。他一定睡了幾點鐘了，他想，因為窗子上已是漆黑的。他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看了他那隻銅鐘以後，才驚訝着這時是半夜了。他草草穿上絨鞋，把他的擦了油的長頭髮掠到後面去，打個哈欠，從桌上的茶壺裏喝下一口茶。

漸漸地，他神志清爽了，才開始記起白天的事情。可是這時，他想，那個外國人一定是牢裏了——甚或已經死了。突然，一種有力的感覺充滿了他，他笑了。這些鬼子們，他想——他們至少已經結束了任務。

這時他聽見開門的響聲和低微的說話聲。他屏息聽着。

「關上門！關上門！」他聽見他母親忙亂地叫着。

那一個門？他問自己。他趕忙從窗子朝外看，他看見對面的書房門關上了。在門關上之前，他看見裏面擠滿着人。

這是些什麼人？他又問自己。他輕腳輕手地偷偷走過天井，想伏在窗子上朝裏看。但是窗子被遮起來了，格子門也被攔着。他小心地推開門走了進去。但被他們聽見了。在他進去的時候，他們都轉臉向他，忽然靜下來。停了一剎那，他母親開口了：

「原來是魯芳，」她說。

他看着伊拉的臉。那臉非常白淨。然後他看見了那個外國人，他倒抽一口冷氣。他要遭遇什麼事？這個外國人沒有被捕呀？他突然恐懼起來，他想起那個日本軍官苦帶眉毛下面的黑眼睛。

「不過是我，」他說，試圖做出笑容來。「我睡了好一會兒了。什麼事情？」

他父親匆促地解釋道，「鬼子已經知道這位外國人在城裏了，我們一定得幫忙他和伊拉逃走。馬上，我們替他們化好裝，他們就要走了。」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孔魯芳說。

「今天夜裏先到我們村上，」他父親回答，「我們的族人們會幫忙他們到達游擊隊那兒的。」

「這是個很好的辦法，」孔魯芳安靜地說。他仍然背靠門站着，沉默着，注視着，並考慮他應該怎麼辦……

郎納德看得出花理心裏的不寧靜，花理手握著嘴咳嗽，搔頭，嘆氣，抓耳朵，好像



很不安，但是郎納德由着他，絲毫不愁地看着逃走計劃的順利進行。

但是花理不能再忍耐，在孔魯芳進來以後，壓在他心上的祕密沉重得使他受不了，最後他攔住郎納德的眼光，用大姆指指指門，焦心地挪動脚步，意思是說，他要單獨地和他談話。他撫弄着腰帶裝作要解溲的樣子走了出去。郎納德猶豫了一下，也放胆跟了出去。

花理在外面天井裏等他，他怕別人聽見，但他非說不可。於是他把郎納德拉到靠牆的地方，低聲對他說：「我們做了甕中蠶了。這家的兒子就是出賣我們的人。我們怎麼逃呀？」

「這家的兒子？」郎納德驚問。

「我會尾隨着他，」花理說。「他進了敵人的大門。出來的時候，後面帶着敵兵。」

他說這件事的時候，另外有一隻耳朵也在聽。孔老太太的婢女跟孔魯芳祕密接近已經很久了，當她看見花理用手指門的時候，她也聽了出來，蹣跚繞到靠近花理的空花

磚牆另一邊。她把耳朵貼在籬籬上，努力想聽他在說什麼。她祇聽見這幾個字：「這家的兒子，」和「敵人的大門，」她把這兩個合在一起，雖然不能推知四分，也可以猜出三分了。在這個家庭裏面祇有她知道孔魯芳對敵人的看法，就是：抵抗是無用的。

「我們回去得裝作什麼也不曉得的樣子，」她聽見郎納德低低地說。「我們凡事靠這位父親，我們必須避免麻煩，」她清晰地聽他這樣說。「你也許弄錯了，」他又說。

「我沒有弄錯，」花理堅持着，「但你的意見是對的，我們不能說出來。」

他們分開了，她也跑回堂屋，而且幾乎和他們同時進書房。花理懷疑地看看她。但是她却從懷裏掏出一條乾淨手絹，對孔太太說，「你臉上有一個黑點，我去找了一條手絹來替你擦掉。」

花理移開了目光。他現在覺得輕鬆些了，因為他主人知道了這件事，而且除了盡可能快一點逃走之外，又能有什麼辦法呢？他們都像豆粒一樣被握在小孔的手掌心裏。除了儘量盯着他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祇要他們能夠看見他，他們至少還知道他在哪兒。

「我們再加快一點罷，」郎納德對孔先生說。

「因為種種緣故，」孔先生說。「這裏是我兒子的幾件衣服。敵人已經知道了你，你不能再扮作印度商人了。」

他拿出一件孔魯芳的淺灰綢長衫，一件黑坎肩，和一雙絲絨鞋交給郎納德。他穿起來還合身。老醫生把他的黑油洗掉，用胡桃樹汁將皮膚染成了淡黃色。

但是，這位小人審視了郎納德一遍，還是覺得不夠滿意。「天生你一雙黑眼珠和黑頭髮，但用什麼妙法才能偽裝你這個外國鼻子呢？」

「還有她的藍眼睛？」孔太太也同樣發愁地看着伊拉。

伊拉穿了中國衣服，皮膚也染黃了。頭髮則染成了黑色。「我曉得該怎樣做，」她叫道，「我能把眼睛閉着裝瞎。」

「可是，如果在害怕的時候，你會不自覺地睜開來的，」孔太太提醒道。這位老太太臉色蒼白，但她不逃避危險。「不，頂好還是把眼睛黏起來，孩子，」她說。

她轉身對婢女。「替我把你黏鞋底用的膠弄點來，」她命令道。「我要把她的眼睛封起來。至於你，孩子，」她對伊拉說，「你想再看什麼的時候，可以用熱水洗眼睛。」

「我會記着的。」伊拉說。

婢女聽命而去，她出去的時候經過孔魯芳身後，拉了一下他的衣襟。他呆了一會兒就出去了。

「你到那裏去，孩子？」孔先生從後面叫他。「我們需要你幫助！」

「我一會兒就來，」孔魯芳在門口回答。

這些情形都給郎納德看見了，他心裏很不安。如果孔魯芳不馬上回來，他非立剝離開這裏不可。他非常心亂地忍了一會兒，看見孔魯芳又進來了。至少在剛才這很短的時間內，他還無法出賣他們。否則他還有什麼辦法呢？伊拉還沒有準備好，事情怎能進行呢？

這時婢女回來把膠遞給了孔太太。她已經把她聽見花理說的那幾個字告訴了孔魯

芳。

孔魯芳聽了並沒有說什麼。他雖然相信婢女，可是他却沒有那樣做。他本身的以及他父母的安全不允許他叫敵人到這兒來。並且伊拉——他想使她留下；他要使她留下；不能讓敵人曉得她。他祇點了點頭，裝作若無其事地回到房裏。但是他的情緒很亂。花理怎麼會發現他的？他心焦地盯着這個傢伙。

同時，孔太太從婢女手裏接過膠來在燭火上烤化了一點，從桌子上拿起一支孔先生的毛筆，小心地塗在伊拉的下眼皮上。伊拉合上眼，不一會兒，膠凝住了。

「現在我瞎了，」她說，「我相信我還是有一點兒怕。」

「你不必怕，」郎納德安慰她說。他看着孔太太把伊拉的黃睫毛染黑。

「太長了，這些睫毛，」老太太咕噥道。「把我的剪花用的小剪刀拿來，」她向婢女說。隨後她小心地把伊拉睫毛的尾端剪去。「現在，」她說，「你是個中國人的樣子了。幸好你的鼻子不太高。」

「我覺得多麼不習慣呀，」伊拉喃喃地說。她伸出了手。

「我幫助你，」郎納德說。他抓住她伸開的手，把她扶到一個椅子旁邊。握着她的手感覺是有活力而溫暖的。

「你的手多涼，」她說，聲調有點兒異樣。

「我是那種手常常涼的人，」他侷促地說。他從握住她的手到放下，時間約有一秒鐘。

孔太太望着他們。「這，」她喃喃道，「假若那類事情發生，他們非扮作夫婦不可。」

「對呀，」老醫生低聲贊同，「不然，別人會看出來他們不是中國人。」

「你們一定要裝作夫婦，」孔先生大聲對郎納德說，「不然的話，人家會看出來你們是外國人。」

郎納德開口以前，猶豫了一番。「你不介意嗎？」他問伊拉。

「除了逃走以外還有什麼可以介意的？」她答道。她沒有露出害怕的樣子，可是自從孔魯芳進來以後，她是覺得有點害怕。

現在該到動身的時候了。孔老先生從懷裏取出一張摺疊着的小地圖，對郎納德說，同時花理也在聽着，「今天夜裏你們只能走到我家祖居的村子，九弟莊那兒。你們到達那兒將是天明的時候。我的哥哥一定在那兒等候着你們的，他會接待你們把你們帶進內院的，你們要休息到天晚再走。不要外出。等到天黑的時候，我哥哥會送你們上路的。不用跟他們多說什麼，因為他全曉得，聽清楚了嗎？」

郎納德點頭。「完全清楚了，」他說。

「先生，在離開這兒以前，我把這些全告訴了你，」孔先生接着說下去，「在門口分手的時候，可不要再說話。」

這時，孔先生外表雖然很鎮定，可是心裏很亂，他怎能告訴他，城門上的崗兵也許會放，也許不放他們過去呢？他衣袋裏已經預備了很多錢，他祇有向好處希望。於是他

們準備好了。孔老太太，因為伊拉要離開她，哭着，伊拉拉着她的手。若不理孔魯芳也有點不近人情，於是她招呼了一下，但不能使自己看他，「魯芳，再見。」

「再見，」孔魯芳說。「一路平安，」他添了一句、並且笑着。

於是他們離開了、走到天井裏，那裏放着幾捆綢緞，已經打好了包在等着他們，裏面包着貴重的藥品。佣人們把綢緞裝在停在大門口的騾車上。孔先生送他們到城門口去，在寂靜的街道上，誰也不說話。祇有車輪軋在石子上的響聲。

孔魯芳在他們走了以後，站在那兒想法子阻住那個外國人和他的佣人，同時得不連累他的父親和伊拉。他恨那使這個外國人到他家裏來的機遇，可是恨是無用的。他必須趕快行動。總之，他希望通知城門的守兵，但是他這樣做，怎能不連累自己的父親呢？他不敘回到軍官那兒，去告訴他外國人在逃。不，他要直接找城門的守兵，於是，他急忙上了大街，朝西直門跑去。



他必須步行，可是他們是坐車的，盡最大的可能，也祇超過了他們一小段。他聽見他們從後面來了，於是他開始跑起來，他在沿街鬧屋簷的陰影下面跑，他的絨鞋踏在石頭上沒有響聲。他在他們之先到了城門那兒，他急跑到門崗面前，喘了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但是當他看見門崗兇橫的眼光時，（他們不認識他）他解開馬褂露出銅證章來給他們看。於是他們和善了一點，等着聽他說話。可是當他說出話來時，唉，他才發覺說了所有他會說的語言，他們却一字聽不懂。

中文或英文都不中用。他們都是老粗，日本農民的兒子，他們祇懂得他們自己帶喉音的國語。這一刻寶貴的時間已經過去，他看見騾車向這兒來了，他還沒有轉好念頭，他不敢向崗兵指這輛騾車，因為他看見自己的父親坐在前面，他從來怕父親比怕任何人都厲害。如果他父親不來，他敢逮捕那個外國人，而他自己則把伊拉帶走，但是他怎麼能朝他父親的面呢？他現在祇有縮在崗樓的陰影裏，崗樓裏面祇點着一盞冒煙的小油燈，那裏面寂然無聲。他忘了崗兵們，他們已經衝出去阻攔騾車，詰問他們為什麼出城

了。孔魯芳從他躲着的地方溜出去，看見他父親正拿出錢來放在崗兵手裏。

起初，崗兵裝作沒看見錢。崗兵隊長拉開騾車的簾子，祇看見一些布網，因為那三個要逃出城的人正藏在那些布網後面。他放下簾子，還沒有點頭，這時，孔先生把手伸到懷裏又掏出一把錢。崗兵點了點頭，孔先生把錢放在他手裏，於是乎城門唰一聲開了，正好容騾車走過去。

騾車轆轤地一穿過城門，孔魯芳心裏便覺得氣忿，失望透了。她就藏在那車裏——伊拉逃開他了。隨着她的逃走，曾經攔住過他的時間的桎梏好像又臨近他了。當她還留在這個牢籠裏的時候，他並不覺得十分地受拘禁。她不僅是她自己本身，她不僅祇是他所熱愛的一個女人，她是那外面世界的象徵，自由的世界的象徵，也是他往常暗自妒忌的那個陌生世界的象徵。他往常老是妒忌外國人的世界，在那兒，金錢好像是無窮無盡的，機器使人們比較容易生活，那兒好像沒有貧困，乞丐。他從來沒有見過白種乞丐，甚至一個白種窮人。他以為那兒一切都是豐裕的，一切都是自由的；而伊拉就屬於那麼

一個世界。隨着她的逃走，他和那個世界最後的接觸以及他最後的希望都失去了。

他衝出了崗樓，蠢頭蠢腦的崗兵驚訝地望着他，他喘氣，鳴咽，咬牙，跑到一條側街上。現在祇有一個機會可以擋住他們，就是必須在那個村莊裏，那個他家世代居住的村莊裏。可是他單獨一人做不成這件事。必須有兵幫助他，可是除了日本兵有誰能幫助他呢？在本身之外，他不能切實地考慮，細想。不管怎樣，他一定得在那個村子裏攔住他們，隨便他的親戚們怎樣說他。他的意思是：把那個外國人和他的佣人一齊交給日本人，然後再暗地裏把伊拉接回來。他立刻轉身向北，朝約翰·麥克蘭的房子跑去，這時那個日本軍官正躺在約翰·麥克蘭的床上打呼……

車在城外有車跡的石子路上，輾轉地走着。天黑了，但是騾子還能看見脚步。車夫不斷低聲抱怨，他嘴裏的大蒜味播送到後面車裏。花理坐在車外頭，搭拉着腿，郎納德和伊拉坐在車裏頭。他們誰也不說話，直到有一次車子顛簸得太厲害，伊拉伸出手來支持

着她自己的時候，於是郎納德便抓住了那隻手。

「啊，」她低低地喘氣。「對不起。」

但是他不放開她的手。「睜着眼睛坐在黑暗裏真難受，」他低聲說，「你的眼睛閉得一定很不好過罷。」

「這使我覺得——孤獨無助，」她說。

他們沉默地坐着，他繼續握住她的手。現在他曉得這個了，他一心一意地愛着她。在黑暗裏，她面部的輪廓一點也不見，他們兩人中間，祇有握在他手裏的那隻柔軟的手起着交感作用，他坐在那兒想着她——她的聲調，她的敏捷的娉婷的舉動，她的走路，她抬頭的姿態，她的嘴唇的顫動，她怎樣垂下睫毛——她那些短短的睫毛。這時他想把蘭妹和太吉的事告訴伊拉。他想把一切都告訴她——他離開英格蘭時是如何卑賤而懦怯的一個人，而現在爲什麼他覺得他不再卑賤懦怯了。他想告訴她林丹和敵方部隊從東南方向前推進的事。但這是不妥當的；他不能讓人家聽見他們在一輛中國騾車裏說英

語。他繼續握住她的手。

伊拉讓她的心鬆緩着。把她的手放在一個粗壯的手裏是舒適的。自始，她就在郎納德身上寄了一種孩子的信心。她自然而然地覺得她可以信賴他。郎納德瞭解了她的心情，他覺得有一股新的力量通過他的全身。

當伊拉開始困倦了的時候，他使她的頭靠着他的肩膀，用他的胳膊環抱着她。她歎了口氣帶着倦意的微笑靠穩了他。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天色黎明的時候，車子被拖進一個村莊的土牆裏。

車夫掉轉頭來。「九弟莊！」他吐出一股蒜味說，花理像蟋蟀一樣地跳了下去。郎納德輕輕推醒伊拉，扶她下車。他們站在驚異的，和善的村民們中間，村民們用非常驚奇的眼光看他們。他們得了城裏那位族人的信已經準備他們來到，並聚在這兒迎接他們的車子。灰白的晨光照在他們奇異的臉上。但是在郎納德，除了一些模糊的人影外，看不見別的東西。他轉向伊拉說：

「我得告訴你，羅切斯特太太，」他說，「聽著，聽著，聲音響得很大，聲音響得很大，聲音響得很大。我會以為我瘋了——可是我發狂地愛着你。我明白這個——我確實知道的。我初次看見你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村民們從四面看着他們，一個字也不懂。花理忽然呲牙一笑，但他們中間却沒有一個懂得英文的。

她還沒來得及說話，一個穿褪色的藍長衫的老頭子咳嗽着吆喝道。「這裏來！」他大聲說。「男的這裏來，我女人招待這位年輕女的。」

「記住，我還有更多的話必須跟你談，」郎納德匆忙地說。

她的嘴唇動了，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一個愉快的，圓臉的老女人笑着，搔着她，藍布褂走過來把她和他分開。她伸出粗硬的黃手拉住伊拉的手輕拍着。

「跟我來，太太，」她說。

但是他必須再和她說一次話，「你覺得還好嗎？要是有什麼差錯，只要叫一聲我會留神聽着的。我不會睡得很熟的。」

「你好好地睡罷，」她答，「我好得很。」

他看着這個和善的婦人把她領去，他的心也隨她去了。他在花理前面大步走進一間小屋裏，上了床，他躺在床上默想道：「我不睡，」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他被耳畔的一個叫聲驚醒了，他急忙從那塊門板床上坐起來，「花理！」他尖聲喊。

那兒的確在鬧着什麼事。但是花理已經起來了。地上的一小方塊月光引他們注視院子裏。郎納德跳起來從牆上的一個小洞向外看，鬧聲就是從那兒進來的。花理擠着他的膀子。他看見一小隊日本兵，刺刀在快落的月光下閃爍着。村長面對那些刺刀站着，跟他在在一起的還有另外十到十五個人。

「日本人？」郎納德喃喃地說。「他們已經捉住我們了！」

那麼，孔魯芳終於出賣了他們。院裏站滿了村民們。他聽見兵士們高喊粗魯，莫名其妙的叫聲。

「他們要什麼——女人？」他聽見村人們咕唧着。

那時一個人從土牆院子一角的柳樹蔭裏走出來。

「王八蛋！」花理咒罵。

那是孔魯芳。他鎮靜地站在那兒，看着所有的人。

村長是他的伯父，一看見了他便叫將起來，「姪兒——你這是怎麼回事？」

「請安，伯伯，」孔魯芳沮喪地答。「請不要問我怎麼到這兒來的。可是，爲了我的爸爸的性命，請交出你藏起來的那兩個人。」

「姪兒，」這個老人答道，「我們遵從你爸爸的話才把他們藏起來的。我們怎能把他們交給你呢？」

「我命令你交出來，」孔魯芳說。



「姪兒，」老人興奮地說，「有誰聽說過兒子不服從父親的話的呢？」

「你非交出來不可——不然我可不敢擔保你或我爸爸的性命！」孔魯芳叫了起來。

郎納德向門口跨了一大步，但是他發現花理的膀子抱住了他的腰，所以他不能動彈。「讓我去，」他咕嚕着，想掙脫他的手。

「幹什麼呢？」花理堅定地說。「先對我說你要去做什麼。」

「我要殺死那傢伙，」郎納德說。

兩隻膀子把他抱得更緊了。「怎樣殺死他？」花理追問他說。「你，手裏又沒有槍，卻想殺死一個帶有十個都拿着槍、上着刺刀的兵的人！」

郎納德並不答話，逕向門口衝去，把花理拖在身後。他在門後的暗影裏站着，花理還在拖住他。花理把他的脚抵在鋪地的磚縫裏緊緊拖住不放。

「放手，傻瓜，」郎納德低聲地兇兇地說。

「等等，」花理耳語道。「至少也得等個好機會呀。」

於是，他們就那麼站住，注視着院子裏，留神聽着。

「讓我們商量商量，」孔魯芳在說話。「留下那個女人，把那個男人交給我們吧。」他放低了聲音：「我告訴你們，諸位家門，不要過分責備我。我不得已才這樣做的。鬼子們曉得了這兩個人，他們強迫我來，捉住他們，不讓我爸爸知道。不，還有呢，」他接着說，「我爸爸一點還不知道他的危險。鬼子們在街上抓住了我，他們怎麼會發覺這個外國人和他的個人在這個城裏面，我一點也不曉得。可是鬼子們什麼都曉得了，他們命我領這些兵來，把他們帶回去。他們允許出脫我爸爸助人逃走的罪，如果能逮到他們並且把他們帶回去的話。我這樣做是爲了救我爸爸的命。」

村人們不安地低語着。

「如果你說的是實話，姪兒，」老人說，「我們就把人交給你。」他轉身叫道，「帶人！」

郎納德立刻驚怖地看見那個老婦人拉着伊拉的手從屋裏出來，他注視着伊拉的驚駭的，異常的臉，和她緊閉着的眼睛，他忘記了一切，除了伊拉眼前的危險以外。「回來！回來！」他叫。他掙脫了花理的手，大踏步到月光照耀下的院子裏去見孔魯芳。

「我的媽呀！」花理暗暗叫苦。

「我殺死你，」郎納德向孔魯芳說。

孔魯芳退後，交疊着兩臂，他笑。但伊拉聽見了這笑聲，她知道是孔魯芳的，於是她的聲音在院子裏響起來，她說中國話和說她本國話一樣便當，她提高嗓音讓別人全聽見。

「村人們！」她叫。「哥哥姐姐們！不要聽信他的話。他帶着敵人來，他就是漢奸！我知道，他是個漢奸！」她換了英文向郎納德喊道：「郎納德，不要讓他把我逮走！我憎惡他！我恨他！」

她的聲音還在響的時候，村人們看見被他們藏在屋裏的外國人像一隻猛虎般地跳出

來，撲向孔魯芳，把他打倒在地。

「啊，我的媽呀！」花理看見這個，又叫了，「我們一齊把這些鬼子趕出去！」

花理領頭，他們一齊朝日本兵們撲去，佔了片刻的上風。但是他們那能抵住那些武裝的人呢？若不是這時其餘的村人們被騷亂驚動、跳下床來拿起他們的鐮刀，鋤頭，棍棒並一切他們準備作抵抗用的傢伙，突然在院子裏出現，加入戰鬥的人羣，他們一定要失敗的。

「啊，我要看，我要看！」伊拉呻吟着。「姐姐，」她對緊拉着她手的老婦人說，「帶我到熱水鍋那兒去，讓我洗洗眼睛！」

她把老婦人推在前面，老婦人不知所措地把她領到廚房裏。鍋裏昨天做晚飯用的水還很熱，伊拉用手蘸着水洗她的眼皮，熱氣溶解了膠質，她擦着洗着，於是她的眼皮睜

開了。

但是除了號叫，搏鬥的人羣之外，她又誰看見什麼呢？有兩次她看見刺刀刺入人體內，她蒙上了眼睛。隨後她又瞭望。郎納德在那裏呢？她到處都望不見他。她正在望着的時候，他從人堆裏打了出來。他的手緊捏着孔魯芳的喉管。他凶暴地搖他。然後，他放了手，把孔魯芳擲在脚下，使他靠着農舍的土牆，人們都驚訝地注視着他。

「你不是你父親的兒子，」他凶凶地用清朗的聲音說，「我要弄死你，但看在你父親正直的份上，留着你的命。」

這些話，村人們都聽到了，因為郎納德儘量小心地把它說得簡單，明瞭。村人們中間起了喃喃的讚頌：「這個外國人真義氣，」他們互相說。「這是對的：父親的德行可以救他的獨子。」他們都這樣說。因為郎納德適纔行爲的鼓勵，他們又協力轉向敵兵。

敵兵領了派他們跟孔魯芳來的長官的命令：必須服從孔魯芳的吩咐，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都在服從着他的命令。這時，他們希望他們開槍，他們爲了這個向他看着，但是孔魯芳怎能發出這樣的命令呢？他看見了那駭人的事實——他的兩個本家已經躺在打

穀的地上，他看見了這個，一切家族觀念都湧了上來，使他恐怖。他爸爸——他怎能再回家呢？還有他伯伯的兒子也死死地躺在那兒！這還不夠，他轉眼看右邊，伊拉站在那兒，她大睜兩眼恐怖地驚懼地瞪着他。

她不說話，他也知道她說不出話來，那是因為她對他們憎恨，於是他立刻把自己完全交給了敵人。他威風地命令兵士們開走。隨着他發令的聲音他轉身走向載他們來的汽車，他沒有再看伊拉或他的族人們一眼，就隨着敵兵走了。

他們——村人們，伊拉並郎納德以及花理，一齊注視着他的背影，他們看見他文雅地移動脚步，敵兵開着車門等他進去。他上了車，在他們中間找了自己的位置。車馬上開走了，大家都曉得他們再也見不到他了。

婦人們中間開始傳出了啜泣聲，他們已經把兩個死屍抬進屋裏。村長的兒子躺在窄小的堂屋裏的地上，他的母親伏在他身上哭泣。但是他父親並不進屋，卻向仍舊站在院裏的郎納德說，「我們不要談剛才發生的事情。除掉我為我的姪兒請求你的饒恕以外。」

但是我請你們繼續走你們的路，就算作補過罷，我的弟弟和他的兩個兒子要把你們送到邊界上，在那兒游擊隊要迎接你們的。我弟弟和他的兒子不會把你們交給別人，游擊隊認識我們的。」

「我怎麼辦才能補償剛才的事呢？」郎納德非常懊惱地說。「你的兒子是爲了我們而死的。」

「不，不是那麼說，」老人正色答道。「這種年頭給我們一種很苛刻的考驗。有一些人墮落了，我弟弟的兒子就辱沒了他的族人。他是個漢奸，他不再屬於我們的了。」

說了這些話，他就叫一個族人預備飯，他仍然不走近他死去的兒子。他等到郎納德和伊拉吃完了飯，花理也狼吞虎嚥了幾碗熱小米飯，直到他們準備啓程的時係，一一道了別，祝了福，那個悲痛的人才進屋去哀悼他死去的兒子。

郎納德和伊拉坐在車子裏，騾子拖着車子一晃一晃地向前走去，他們又上了路。他俯視着靠近他肩膀的伊拉的臉。

「你舒適嗎？」他心意搖搖地問。

「是的，」她說，鎮定地大膽地抬頭向他微笑。

他越過黃色的土地向前眺望。天空已經非常之藍了，活像一個金球似的太陽已經昇起。他看見花理有癥疤的面孔，他想到那些村人們，他們的藍布衣服，倔強，他們的粗暴和馴良，並且想到孔魯芳和日本鬼子。在英國的時候，他再也不會想像到剛纔所發生的事。車後寧靜的空氣裏，飄蕩着傷悼死者的哭泣，猛然，他起了一種奇異而空虛的感覺。他覺得好像靈魂脫離軀壳進入了幻境。

他低頭看看伊拉。她的存在給了他證明。

他們還不能完全單獨在一塊兒。花理常坐在車轅上和他們在一起，車夫的噪音又高又好談話。那幾個村人在車旁邁着堅定的大步。郎納德堅持要他們坐車，輪到他步行的



時候，另外兩個人就坐車。他們不和伊拉說話，除非她向他們說話，因為他們對任何不認識的婦女有一種禮貌，特別對於託付他們照顧的婦女。

他們夜裏走路，白天在村莊裏歇腳。到了村子裏，他們常常是要分開的，男的和男人在一塊兒，女的和女人在一塊兒。

「一定要這樣嗎：在整個悠長的白天裏要互相分開？」有一天他裝着笑容問她。

「這是必須的，」她說，「因為我們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裏作客，而且救這兩個客人的性命是冒着危險的。」

古老的中國的和平和寧靜已經浸入了她的血液。她的笑是沉靜的，絕不像他所憎惡的葛萊詩那種脆弱的、歇斯底里的豔笑。

她也不像蘭妹，蘭妹具有女教士的氣質；而伊拉僅具有單純，樸實和健康。無論在什麼地方，她總是很容易睡熟，盡情地吃，享受和風與陽光。她身材苗條，體格結實，穿着中國衣服顯得自然，好像她的身材是依照着中國服裝生長的。他心裏說他從來沒有

見過一個風度這樣自然的人。她在什麼地方，她就像那兒的一部份，而他呢，他全副精神都爲疑慮所負累，並且那樣容易起蔑視感，所以很容易陷於痛苦之中。她的適應是個奇蹟。他受她的普照，好像那就是陽光。他發現他自己現在處身在裏面。她可以和任何人談話好像以前見過面，而這對他又是個奇蹟，他在生人面前總是沒話可說的。

他們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走過，從這一股遊擊隊走到那一股遊擊隊。花理替他們預備飯，安排床鋪，伺候他們。他差不離立刻就曉得了，從今以後除了要伺候男人外，又有一位女主人要伺候了，同時他也決定了，所有女人當中只有這一位是他願意挑選的。他可以同伊拉談話，他們交談，却常常避開關於彼此關係的話題。

她向他問問題，他回答它們。她從花理那兒知道了郎納德是一年前來到西北的，她知道他從南方把藥品運來，但是現在那兒沒有了，……  
……  
她知道郎納德的朋友——一位印度醫生病得很重，現在也許已經

死了；並且她知道，最重要的，他們必須把這些藥品及時送到醫院，因為林丹現在還在抵抗從南方進攻的敵人部隊。

這樣一來，伊拉知道了郎納德，並且打聽到了他的身世，花理解說了一切他所知道的，並且還添了許多他並不知道只是揣想出來的事。

有一天，他們正在一個村裏等着上路，他碰巧遇到一個和她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於是像平常未說笑話先搔頭皮的那樣搔搔頭皮，說，「你不要以為我們的主人是個好性子，不，他常發脾氣。有些時候他坐在那兒嘴巴撇着，好像生活對他非常痛苦。依我看來，他需要一個太太比任何別的需要更迫切。但是我們上那兒給他找個太太呢？」

「真的，到那兒找呢？」伊拉那樣天真的說，以致使花理惶恐了一會兒。難道他對這個女子的猜測錯了嗎？

他偷看了她一眼笑了起來，而她的笑也顯得同樣突然，雖然她一個字也不說。

「英國人，」他鄭重其事地說，雖然他除了郎納德之外，不認得任何英國人。「都

是壞脾氣。這是因為他們對自己 and 別人都希望過奢的緣故。他們不像我們中國人，中國人知足常樂，而他們則常常失望，所以肚子裏的食物就消化不掉。」

「我希望英國人不要對我有奢望，」伊拉一本正經地說，「因為我不願意他對我希望。」

花理又大笑起來，並且拍着大腿。「在這個女子和我的扶助之下，」他高興地想着，「我們的主人將成爲一個更好的人。」

第四天，當他們準備從敵區的游擊隊的最後一站出發時，那位村長的兄弟，他已經送了他們這樣遠了，想和郎納德單獨談話。他們在一個小廚房裏會面了，這位村人對他說：

「這四天我們經常處在危險中，而今天晚上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我們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綫。一直到現在，我們都可以在敵人駐紮區間偷偷通過，躲開他們，但是現在我們躲不開他們了。我們非跟敵人面對面不可，我們要準備受攔截，要把故事編排清楚。」

所以請你和那位外國女人彼此不要說一句話，請臥在我們爲你們預備好的布細間的空隙裏。」他從懷裏抽出一個紙條。「我城裏的叔叔給了我們一張日文運貨證。我們就裝作到封鎖線外賣布去的，這都是敵人的布疋。但是如果你們在布細裏稍微一低聲說話，我們就要失敗了。」

「我們一定不說一個字，」郎納德應允道。

於是他們走了出去，他把布細堆上騾車，在中間替他和伊拉留了一個空隙。他們兩人都鑽進去臥倒。然後這幾個村人和花理又在他們四週堆上一些布細。

「現在，」伊拉向郎納德說，「我們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從現在起有三個鐘頭我們不能說話。」

她是笑着說的，但是他却認真地說，「我要對你說的話太多了，伊拉。」

「記住，旅程完畢後對我說。」

他還沒有回答，就聽見了鞭打騾背的響聲，騾車開始走了。向前走不到兩英里便是敵人的封鎖線。他伸開兩臂把她摟在懷裏。他使他的臉觸着她的頭髮，使她貼近他。她的身體是軟綿而柔順的。

車子突然一震地站住了。郎納德失却了時間的觀念。他們過了幾秒鐘或幾點鐘？他們聽見粗聲的吼叫。他們身體分開了，手握着手。什麼東西戳入了布網裏！一把刺刀！它離郎納德的肩部祇有半英寸，隨即又縮回去了。他們躺着一動也不動，緊張着，靜靜看。那聲音又吼了，又過了很久，車子才開始慢慢挪動。

他們像石像似地躺着，緊張着，靜聽着。但是除了低微的飛快的蹄聲和車輪的邊邊在粗糙的路面上磨出的糙聲而外，什麼也聽不見。

擺在他們面前的是生是死？生和死，這兩個字使他想起了太吉，他把這兩個字看得那樣接近。「我們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會從生走到死。」太吉有一次說，「也許我們說的『生』，有一天會變成『死』的，因為我們的實生活和死是比鄰的。」

「我不能同意你的話，」郎納德曾這樣說。

但是太吉深思地說下去：「當小孩子離開娘胎的時候，他就注定要死了，所以他不要願意生下來。可是當他生下來以後，那就是『生』了！」

驟車頓了一下停住了。同時起了刺刺不休的談話聲。他們靜聽着，啊，這是愉快的歡騰聲，他們聽見花理喊他們的聲音壓倒了其他的人。

「出來呀！出來呀！」他大叫着。

用手推開布網，清晨的陽光立刻照在他們身上。

他們最先看見的是花理的笑臉。「下來，把腳放在地上！」花理叫道。

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動步，後面忽然傳來了叫聲，「快走，白人，打着仗哩！」這是駝子。

郎納德抬頭一望，看見他和花理留下的那部舊卡車還在那兒。

「快走，快走，」駝子催道，同時別的人也一齊催着，「快走，快走！」那些布網已經裝上卡車了。

他跳出驛車，伸手給伊拉。「來，」他說。「上汽車。」

他把她放在汽車裏的座位上，自己跳上來傍着她坐。引擎發動了，花理和駝子在車身開始移動時，也攀上車來。

十四小時以後，郎納德到了醫院門口。他們一路未停，祇在道旁飯館裏耽擱過五分鐘。喝下一碗薄粥，他們又上了路。成千的問題來到他的舌尖上，但是他不能停下來問一問。有一次，他扭過頭去，花理也探過身來，但風又把他推回去了。

「問問駝子，戰事打到那兒了！」他叫道。

過了一會兒，花理兩手護着嘴湊近郎納德的耳朵，「打到南邊了！近了一點。」

「問問醫院的情形！」郎納德叫。

手護着的嘴又湊近他的耳朵。「郝克沙醫生在我們走後那一天就死了，已經埋葬



了。但是他的女人照料着醫院，巴望着你回來。」

他不再問其他的問題。

現在，到了醫院門口，他猛然停住車跳了下去。他抓住伊拉把她抱下來。然後，握住她的手，拖着她走到院子裏。

「來見蘭妹，」他說。

他們發見蘭妹在手術室裏，站在以前太吉站的地方，太吉過份寬大的外衣裹着她苗條的身材，血濺在她身上，她的纖指正在探查一個躺在桌子上對她睜着痛苦的眼睛的人的傷口。一個圓臉的看護朝着郎納德和伊拉望。

蘭妹祇看到郎納德。「你到底回來了，」她說。「麻醉劑在那兒？」

「搞到了，」他說，「我去拿。」

他放下伊拉的手，轉身出去。單仍坐在桌子面前，登記那些挨次走過的傷兵的姓名。有的能走，有的祇能爬，還有的伏在同伴的肩上。

「喂，單，」郎納德輕聲說。

快樂的帶眼鏡的臉上滿了光彩的笑容。「法威爾先生！」單叫道。「你帶藥來了嗎？」

「是的，」郎納德說。「這次搞到了。來幫幫忙。」

「好的，法威爾先生，」單敏捷地說。他把毛筆遞給那個正在整理裝在舊煙盒裏的登記卡片的青年職員，脚步靈活得像蚱蜢似地跟在郎納德身後。

「這兒，在汽車裏，」郎納德說，「在這些布綑裏面。」

單高聲大笑起來。「啊，法威爾先生，多可笑，」他快活地叫；可是突然，笑聲拖成了哭腔。「原諒我，法威爾先生，」他嗚咽道，他的手忙着解布綑，「郝克沙醫生沒有見到這他就死了。」

「我知道，」郎納德簡短地說。他在一個標有橫寫的中文數字的布綑裏找出一個包

裏來。包裹裏而是一個堅韌的豬尿胞。豬尿胞裏面就是麻醉劑。

在他回手術室的時候，單從後面追上來，手裏拿着一封信。「你的信，法威爾先生，」他說。「在你動身到北平去以後，紅十字總會派人送來的。」

郎納德的心開始不安地砰砰地跳。這封信是哈定斯醫生來的。模糊的郵戳日期是三個月以前的。

他興奮地跳過不重要的字句。那裏面提到他走後幾星期，他給過他一封信。沒得到回信，哈定斯又寫了一封。

「你一定很高興曉得，」他寫道，「葛萊詩已經不成爲我們的問題了。她現在已經和一個名叫亨利·格林的年青人結了婚。你走了以後我會和葛萊詩談過。我的猜測終於對了。她狂傲的挑戰失敗了，她承認你不是她孩子的爸爸。她淡然地承認，她控告你是因爲她不願意做一個窮店員的生兒育女的太太。顯而易見地，她潑刺的任性的小腦筋轉上了你的念頭，是解決她困境的最圓滿的辦法。我覺得她以後一定會用敲詐的手段來

恫嚇你。我勸她和格林結婚而把孩子算作他的。他，可憐的傻子，迷戀着她，只希望爲她做無論什麼事情。他很驕傲他們有那個小孩，而葛萊詩對於她那一樁買賣也並不像是太不滿意的樣子。」

這個消息使郎納德軟了。他充滿了卸除責任後的奇異的感覺。他釋去了一年來的重荷。他幾乎不能理解這種感覺。

還有其他的話：

「……這裏的醫生比以前更缺少了。如果你馬上能夠離開中國回到我們這兒來，我一定很高興。當然，你有權決定你到什麼地方去。」

他覺得勝利而慚愧，並深深地敬重哈定斯醫生。

蘭妹在叫他快去。他把信裝了起來，走進屋去。她視而不見地看着他，眼裏滿含着淚。

「我找不到這顆子彈，」她說，「它離肝非常近，但是我找不到。我還該跟太吉多

學一點。」她的上唇和鬢角上沾着汗珠。

「我來找，」郎納德靜靜地說。「你給他上迷藥。」

他叫看護領伊拉到另一間屋子裏去給她穿一件圍裙。隨後他擦擦手，下令道：「蘭妹，給她慢慢地上迷藥，讓他漸漸地減輕痛苦……」

他洗淨了手並用火酒消了毒。惋惜着沒有良好的設備，可是布網裏除了放必需的貴重藥品之外，再也放不下其他的東西了。他把手指插進那人的裂開着的腹部。天哪，他竟沒有想到一雙橡皮手套！好吧，太吉本來就沒有手套的。他看見蘭妹蒼白的側面專注地俯在迷藥罩子上。

「喜歡伊拉嗎？」他忽然問道。

「是的，」她說，沒有抬頭。

「很好，」他說，「一有時間，我就和她結婚。」

她微微地笑了笑，沒有抬頭。「我想這於你是很好的，」她說。

「醫院生滿了嗎？」

「超過了一倍，」她說。

「林丹接觸到敵人了嗎？」他問。啊，他現在找到那個光滑的東西了！他的長手指，完全記起了它的技巧，小心地把那顆子彈取了出來。他把它丟到桌旁的洋鉄桶裏噹地響了一下。

「昨天，」她說。「敵人被堵住了。」

「好，」他說，「每一樁事都好得很——祇是失去了太吉。」

血從傷口裏流出來，他仔細地紮上一根微血管。

她點點頭，額子上暴起一根筋。「他告訴我，」她說，聲音非常鎮定，「叫我支持到你來的時候——叫你代替他的職位。」

「他覺得我行嗎？」他問，用一個本埠造的鑷子夾起一小片一小片的紗布。

「二十三片了，。」她說

「讓我來數，」他說。

「他說他知道你行，」她說。

伊拉進來了，用高興的跳躍着的步子。他飛了她一眼。

「還好，我在你進來之前已經把子取出來了，」他笑着說，「我的手現在忽然不穩了。」

她的臉飛紅了。「你嗎？」她叫，「我知道你行！」

「你知道我行，」他重覆道，「吧，我就行。二十三，」他仔細地數，開始用他素稔的技巧準備縫傷口。

「迷藥夠了，」他對蘭妹說，她直挺腰來，用手臂掠開她前額上的一撮柔軟的黑髮。他看看這兩個面孔，差別那樣大，但全那麼美麗。

「替我縫一根針，伊拉，」他命道。「蘭妹，你告訴她怎樣縫。」